大學
中庸

gift

記聞錄

5a

經義記聞錄序

余二十一歲始執贄於黃江先生之門歲一再往往輒留數月半歲自庸學以下至宋儒諸書無不逐段受讀如小兒授書樣故於先生釋經之說所聞者多而多有他人所未聞者誦念之久益覺其言之有味而推之又無往而不通信乎其言近而指遠也信乎其朱子所竢後世者歟今年冬余居憂於海山之窮村哀疚之中疾病相守有不能以自全期者則又自盡然而傷歎以爲愚魯平生所聞於函丈之間者雖不過於文義訓詁之淺然昏怠無狀不能一日用力

同之於人一
作與人傳守

於服行又不能推明其說而載筆以同之於人而將止於此也是將辜負先生教誨之恩也是將重得罪於聖門也以是日夜於心而增其病也甥姪姜奎煥忽自遠至從之數月請授以庸學太極啓蒙之書既爲誦其所聞而推言之又告之曰先生於道見其全體今余所聞者特其一二耳余所未聞者他人善學者必有能識之者又在君博求而盡之耳奎煥請錄其說余蹶然起曰此吾志也其敢以疾病哀疚辭遂令執筆記之口號以授辭不暇文覽者錄其意而不錄其言可乎錄既成名之曰經義記聞錄盖以識其

寶云乙未季冬黃江門人韓元震謹書

經義記聞錄目錄

易學啓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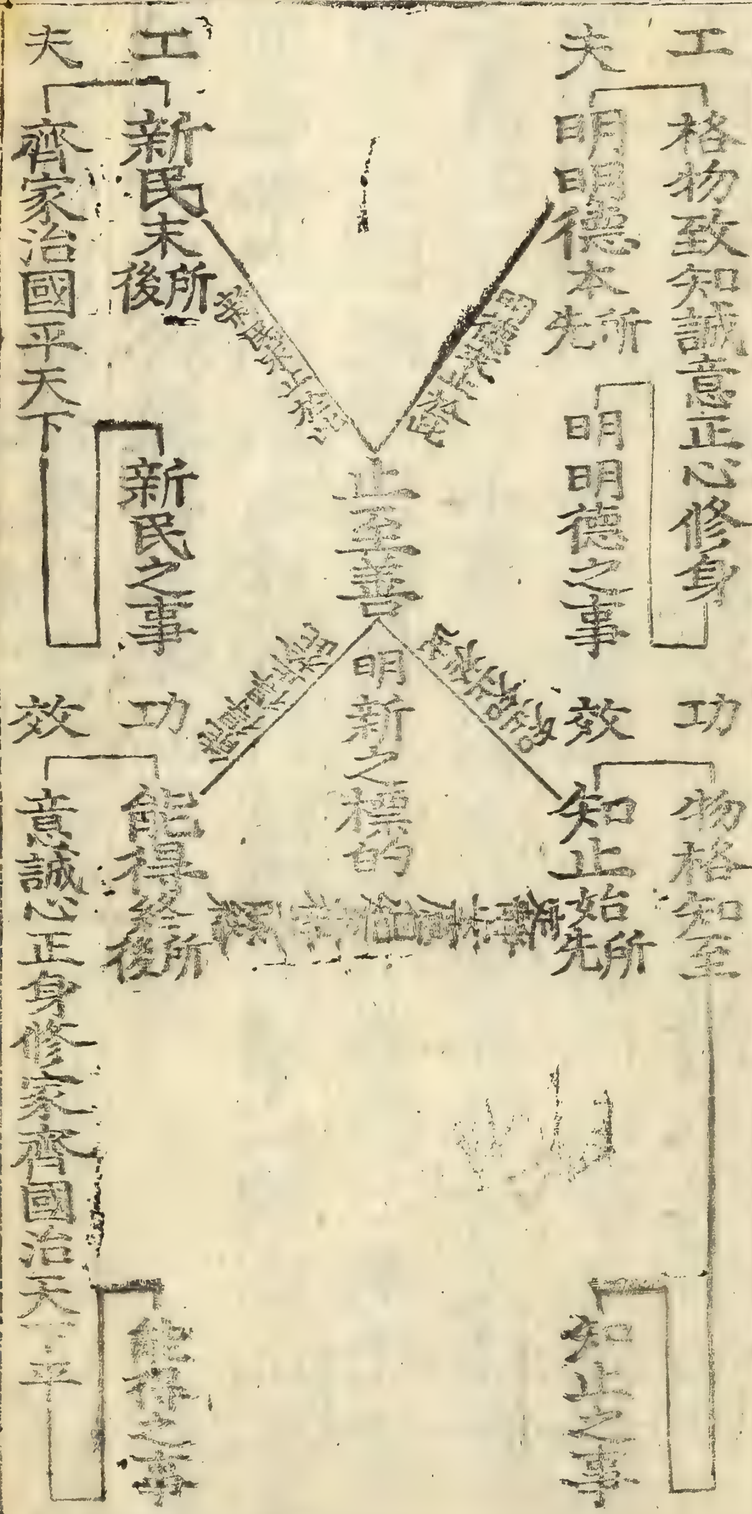
河圖
河圖與先天太極相合之圖
伏羲則河圖作易畫卦之圖
伏羲則河圖布卦之圖
横圖次序合河圖之圖
圓圖方位合河圖之圖
文王則河圖布卦之圖
六十四卦方圓之圖
先天八卦爲體之圖

經義記聞錄目錄 終

經義記聞錄卷之一

大學

圖



右大學圖謹依朱子章句而定著焉章句曰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又曰止者即至善之所在知之則志有定向得謂得其所止故以止至善置之一圖之中爲明新知得之標的而以明新知得分置四隅各以小書牽屬於止至善章句又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故以修身以上置之明德之傍而屬之明德以齊家以下置之新民之傍而屬之新民以物格知至置之知止之傍而屬之知止以意誠以下置之能得之傍而屬

之能得其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而以本始爲所先末終爲所後固皆因乎章句之語而以明新與知得分工夫功效而以八目之倒語者屬之明新八目之順語者屬之知得亦皆考乎章句之意則一圖之中位置名目無一以淺見愚慮敢容於其間而杜撰無稽者也圖旣成接而見之則綱領旣擧而條目各有所隷排布甚整而脉絡相貫通自四外而收入則如屋之有脊樑由中央而推出則如木之有榦枝體統都具條理分明一篇之指如指諸掌不待開卷而可識其大意也如使初學之士

未知領要者有取焉則亦未必無開發之小助云爾

按語類有大學圖大體布得甚好而間有差謬似是傳寫之訛我東權陽村亦有此圖而尤無可取今就語類舊圖仍其大體而正訛補闕定爲此圖

序文 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其下又言氣稟不齊則可見此性之爲本然之性也然專以生民而言則仁義禮智本然之性萬物不能與人同得者又可見矣下文明德註曰人之所得乎天只言人而不言物者其意與此同或問又釋明德曰虛靈洞澈萬理咸備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明德所具之理則所謂仁義禮智而皆其本然者也明

德之寔人與物不同則性之不同自是一事矣序文章句或問語意一貫而互相發明當參參看○朱子釋仁義禮智四字散見諸書必須合而觀之然後交互參證其義方全矣仁之訓曰愛之理心之德此訓最爲精確完備不待他說之更參而後足而他性之訓亦當以此義例求之也義之訓曰心之制事之宜又曰宜之理也事之宜一句就事上言性之無內外者非直指性之本體也須合宜之理心之制爲訓其義方盡矣禮之訓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則以禮之著於日用人事者而言非正訓禮之性也有曰

禮則敬之理也又曰禮爲心之規矩合此二說而訓之曰敬之理心之矩智之訓曰別之理也又曰知覺智之事也合此二說而訓之曰別之理心之覺信之訓曰實有之理也又曰眞實無妄底道理合此二說而訓之曰實之理心之無妄通書曰通曰智守曰信朱子又曰禮是恭敬撙節底道理又取此二說而於禮曰心之節於智曰心之通於信曰心之守亦可也如此爲說而後義禮智信之義得矣而於仁訓之義例合矣旣而合而看之則仁曰愛之理心之德義曰空之理心之制禮曰敬之理心之矩智曰別之理心

名覺信曰實之理心之無妄者訓釋之義例適均而
性情之名義的當下一句又皆見其互爲一心之主
而心之德心之覺心之無妄者尤可見其以一事而
包四事之實也朱子之訓性何嘗有一理一義之不
備也哉雲峯胡氏乃以爲智字獨未有明釋取朱子
釋知之語加所以字以補智之訓曰智則心之神明
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於智字義未有所明
而反有認氣爲理以理妙理之失矣洲老盖嘗深辨
其非而或者舉所以字爲難則洲老不能破其說豈
偶未察耶胡氏雖加所以字實承神明而言則所謂

所以者卽神明也神明卽氣也何救於認氣爲理之失也旣以神明爲智而又以爲妙衆理則以理妙理又如何諱得孟子盡心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所以字亦可作理字看耶胡氏所加所以字亦不過爲此例耳雖以所以字作理字看其爲以理妙理反有甚矣蓋所謂衆理卽吾心所具之理而妙之而運用者在神明今以智爲所以妙者則智亦吾心所具之理也安得反自妙之耶所以字貼神明看則爲認氣爲理作智字看則爲以理妙理而乃以此謂取朱子之說而補之則其於朱子

訓性之意不亦左乎洲老於此似未看破所辯恐未快故略辨之○心之覺覺三字若不善看則必以爲認覺爲性蓋覺處是心覺底是智非心則不能覺非智則無以覺覺是心而智則覺之理也故以心之覺爲智之事若猶以爲未能遠嫌則以通易覺可乎○仁義禮智之訓上一字是氣下一字是理不如是看則全句無理字之釋而不得爲性之訓也仁之訓曰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氣而理是理也心是氣而德是理也義之訓曰心之制事之宜心是氣而制是理也事是氣而宜是理也禮之訓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

則節文旣屬天理則固以理言儀則又係人事之下
亦以理言也一字之用又有以理言者以氣言者以
空字言之則曰事之空此空字以理言也曰空之理
此空字以氣言也唯觀其所用之如何耳他皆倣此
○衆技之流經書辨疑以爲流流輩也或曰下流也
此流字恐是派流之流也百家衆技所該甚廣天文
地理兵農醫卜之類皆在其中而人事之所不可闕
者亦謂之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何也此蓋承上文學
不傳而言故如是云也蓋以儒者之學爲主則天文
地理兵農醫卜皆道中之一事而不可闕者也不以

儒者之學爲主則各私所學離眞去道而不免爲惑
誣充塞之歸矣○竊附已意補其闕略小註以爲補
亾章此甚不然采輯放失補其闕略自當分爲兩項
事放失云者謂本有是說而中經放失也闕略云者
謂本無是說而未免闕略也本有是而放失故采其
舊而輯之如補亾章正錯簡之類是也本無是而闕
略故附已意而補之如誠意正心章下註言誠意之
在致知正心之在誠意正心章句言敬字之類是也
若補亾章本有是傳而中經亾失則非闕略之謂也
朱子之所以補之者又不過采取傳文舊指程子之

意而歸之則非竊附已意之謂也補亡傳明言竊取
程子之意則安得以附已意之說當之哉

篇題　由是而學是字專指大學而言據上獨賴
字可見蓋言爲學次第莫備於此篇而今之可見者
獨賴其存雖以論孟亦居其次故學者由是而學焉
則可以不差云爾若曰幷由論孟大學而後不差則
只由大學而學者將不免於差歟按程子之言本兼論孟而言而朱子檃括其言引之於大學之書則專指大學矣所謂斷章取義者也

經一章　易晉之象曰自昭明德蠱之象曰振民
育德明德新民之說已著於十翼之中則此篇經一

章之爲孔子所作無疑矣○道之大原出於天故經傳中言性道必言其本於天如中庸天命之性孟子知性知天之類是也此篇第一義言明德而不言其本於天故章句特言得於天以補之○所得乎天一句合理氣言人之心性皆得於天故也虛靈不昧指心所具衆理指性此二句分理氣言也應萬事一句復合理氣言氣發理乘而爲情故也○所得乎天一句就人身上移上一步說言心性之所從來也虛靈不昧以具衆理就人身上直指心性所具之實體也應萬事一句就人身上移下一步說言心性之發見

大學疑太甲之誤

於外也上一句就天言中一句就人身言下一句就事言當作三節看○明德訓當以心統性情之意看虛靈不昧心也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而具之應之皆屬虛靈則語意自有賓主矣○心虛故靈虛亦氣也或以虛字帶理字看虛者果是理則理不能具理其下安得復言具衆理乎○明德據大學明命中庸德性之說似當以性命之德釋之而章句以心言之者盖據明明德條目致知誠意正心皆以心言故也○心如鏡性卽鏡之理也虛靈不昧卽鏡之光明也氣稟美惡卽鏡鐵之有精粗也鏡之光明鐵之精

粗雖非二物而光明精粗所指則不同矣故自虛靈不昧而言則心體本明自淸濁美惡而言則氣禀不齊虛靈與氣禀雖非二氣而所指則不同所以旣言虛靈不昧而又言氣禀所拘也卽其虛靈不昧而單指其理則爲大本之性以其氣禀不齊而兼指理氣則爲氣禀之性實則氣一而已矣理一而已矣性之有二名只在單指兼指之不同已矣或曰虛靈之氣不屬氣禀大本之性具於虛靈氣質之性具於氣禀然則心外又有性而性有兩體也其說謬矣○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句包盡明明德之功誠意正心修

身皆在其中盖通情意而言也雲峯胡氏以此所發
爲性發爲情以誠意註所發爲心發爲意分作兩項
事是則誠意一事乃在明明德之外也其可乎且以
情意分屬心性者分明以心性爲有二用其說尤錯
矣○情意俱有善惡章句所謂所發者皆言明德之
發見故專以善一邊言之胡氏以情之初發爲無不
善則是不察乎情之初發者亦不能無惡矣以意爲
有善不善而當加誠之之功則是不察乎大學意字
專以善言而不善者不可以實之也此盖以情爲專
發於性而性無不善故亦以情爲無不善以意爲專

發於心而心之氣稟有善有不善故亦以意爲有善
不善而不知心性之動者爲情緣情而計較者爲意
而聖人之外俱不免有善惡也且意因有情而後有
用而反以意爲念頭則倒置亦甚矣後來心性二歧
之論皆祖於此說故不得不屢辨之○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世人執此一句遂謂大學無靜時工夫察之
甚不精人心昏蔽之甚如無省覺之時則終亦無爲
善自修之路矣必其有箇覺後方可爲自修之事而
因其有覺講學明理靜存動察以進於自修即所謂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也章句或問之指蓋皆如此而

或問之說尤爲明白或問曰雖其昏蔽之極介然之
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
又有以此問於先生曰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本體
已洞然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先生曰
然介然之覺一日之間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
持充養將去據此則章句所謂所發蓋亦指其覺處
而先生又以操持充養爲覺後事則章句因其所發
而明之幷包動靜工夫而言亦可見矣蓋明德工夫
之中正心爲靜存之事而正心章註曰又察乎此而
敬以直之察卽此心之覺明德之發而敬以直之卽

所謂因其發而明之者也○皆當止於至善止字大全講義作至字此作止字恐是板本之誤上旣以至而不遷解止字則止自兼至與不遷之意此若作止字則下不當復言不遷矣盖止則不遷矣遷則非止矣○盡天理之極無人欲之私或疑以爲己德之明在我固可如此民德之新在人安能必其盡如是耶此盖未察乎文義也盖謂自我新民之道如此云爾非謂民德之新必其皆如此也○第一節言明德新民止至善盖人生天地間所當做底不過修己治人兩事而已故首言明德新民修己治人又不可粗成

而止故又言止至善宇宙間聖賢事業無一事居此三言之外者修己治人又不可徒然而爲之必有所由致之道故第二節言知止能得知止所以知修己治人之道者能得所以行修己治人之事者故修己治人之事雖千條萬目要不出此兩言之外者明德也有知止能得新民也有知止能得故前一節爲經後一節爲緯○定謂擇善既明知所當止則事事皆有定理而志之所向亦定也靜謂所向既定則不爲他岐所動而心常寧靜也安謂理定心靜則卽其所處而心安理熟無䟦跎捍格之患也章句所處之處

謂處於其所定靜之地也○知止以平居窮理而言
能得以當事實踐而言定靜安慮知止之效而所以
至於能得者也定靜安在事未來之前慮與能得在
事方來之時定靜安雖在事未來之前而以知止之
效言則亦就動上說胡雲峯以定靜爲寂然不動之
時恐失之矣○首言明德新民次言知止能得則其
言人之所當做底事與其所以做之術無不舉矣然
此又有本末始終而一失其序則又無以至於道故
第三節言本始之當先末終之當後至此而語無遺
而理無闕矣○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則本末先言本

固無可疑始終先言終何也此以輕重爲言之序也盖物以本爲重事以終爲重有終然後方成其事無其終則無是事矣凡事固皆然以知止能得言之則知止而不能得者或有之能得而不能知止者未之有也此知止爲輕而能得爲重也經文所以言終先於始欲使學者臨事見其終之爲重而必先志乎其終也聖人喫緊爲人之意此其至矣而經傳一字上下亦不苟然者又可見矣○第三節以上爲經中之經第四節以下爲經中之傳第四節言明德新民之條目以釋第一節之意第五節言知止之事能得之

序以釋第二節之意第六節七節言本之當先末之當後以申第三節之意如此推之然後方見聖人義理文章之妙矣○明明德於天下章句以爲使人明其明德而或問所謂極其體用之全者是謂明已之明德語雖似異實則一事也蓋明德之中萬理咸備則所謂新民底道理亦其所具中一理也君子之所以新民而使人明其明德者豈非所以盡吾心所具之理而明已之明德也萬理備於明德而新民之理亦具其中萬事出於明德而新民之事亦在其中則所謂極其體用之全者也若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

而謂之全者恐非或問之正意也○經文明明德於
天下以明已之明德爲言而章句以明人之明德釋
之者蓋經文首節明明德明明德之在已者而章句
釋之已盡矣此節明明德明明德之及人者而其意
重在於天下一句故章句卽此一句上發明其及人
之意而實所以明已之明德者其意亦已躍如矣○
今不盡釋指上文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
爲精密者而言如以首章言則康誥泛言明明德之
事太甲實指明明德之方帝典極言明明德之效所
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者然也康誥爲淺而太甲爲

湯太甲爲淺而帝典爲深康誥爲始而帝典爲終所謂深淺始終至爲精密者然也他章做此小註詳之
通十章言則自明起下自新之意無所不用其極起下止至善之意親賢樂利起下使無訟之意知本起下致知之意心之全體大用起下誠意正心之意心廣體胖起下正心修身之意推之已下莫不然矣
傳首章　經言明德而不言本於天故傳者於此言天之明命中庸天命之說本於此
傳二章　銘名其器名字大全作銘字據下銘其盤之語銘字恐是更按禮記說銘之義皆以名釋之

說上有惟甚字

章句以名釋銘盖有所本又考儀禮通解載大學章句而亦作名不應諸本皆誤也盖銘之爲言名言之謂也名言是器以自警云爾此意亦通而若作銘字則以銘訓銘似亦非訓詁之體未知如何也姑書此以竢知者之擇焉○尤菴先生言作新民新字今子以自新解之者盖此一句包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治平章興仁興讓興孝興悌皆上行下效而民之自新者故傳者於此承上盤銘而言民之自新以爲下文之張本也

傳三章　朱子言敬之一字爲大學一篇之大指

而經傳中無明言敬字如中庸之言誠間雖有言者皆一事之敬唯至善傳敬止敬字包下文仁敬孝慈信衆善而言且止之一字實兼八條目之事格物致知所以知止誠意以下所以得止止包八目而敬是所以止之之道則敬之爲一篇大指者可見而傳未嘗不言矣○至善傳一章兼釋知止能得文王詩以上釋知止淇澳詩以下釋能得文王詩自文王言之則固爲能得而自傳文言之則是引聖人之所止以指學者之所當止此其爲知止之事也故章句曰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意可見矣○傳言新民

之止於至善以沒世不忘爲言者蓋使當世尊親固是新民而必至於沒世不忘然後其效及遠而方爲新民之極也上章以天命維新爲新民之極者其意亦猶是也

傳四章

聽訟一章自昔多疑其不當別爲釋本末之傳或以爲致知傳之錯簡或以爲當置經文之末或以爲當爲至善傳之末節此皆不深考乎經傳脈絡之過也傳文義例不但尋箇綱領條目之語而釋之也實因經文次第而釋之也傳之第一第二第三章共釋經文第一節至善傳又兼釋經文第二節

此一章又釋經文第三節第五傳以下共釋經文第四第五二節若不別立釋本末之傳則於此義例豈不成間斷欠闕乎故此章或問曰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乎此可見者政謂此爾或疑既釋明德新民則本末舉矣不必別釋本末云則又是不察乎經文之義也經文既言明德新民而又別以一節言本末一之不足而又申之於末二節則其本末之義爲重而必欲著明者可見矣經文既如此則傳釋之中豈可全沒此一款乎只釋本末而不論終始或問已言之矣然經文末二節所以申言第三節而只言本

末不言終始傳者之意盖亦本於此矣○使無訟新
民之事也雖以末言實該其本盖我之明德不明則
無以使民無訟故舉此一句以見明德之當先新民
之當後○此章釋本末似當先言明德以及新民乃
先言新民以推明德者承上文新民而言故也
傳五章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末致知
之前何以先言其有已知經文致知知字卽已知之
知故朱子因其意而釋之耳盖先有所知然後方可
因以推致之元無此知則何所據而推致之乎如言
誠意正心有意方誠有心方正若元無意與心則亦

何所據而誠之正之乎朱子答吳晦叔書曰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其釋致知之義蓋本如此矣○表裏精粗無不到以物格而言全體大用無不明以知至而言表裏精粗各有其極不可以裏爲表之極精爲粗之極也裏爲表之極精爲粗之極則於無不到三字不著矣全體之明謂萬理具於中者瑩然無不融大用之明謂萬變交於前者判然無不別也此明字以知一邊言之與明明德之明字兼知行者不同

傳六章　誠意意字乃爲善去惡之意也是好底

字若兼善惡則善固可實惡亦可實乎好善惡惡情
也好而欲得惡而欲去者意也惡如惡惡臭而決去
之好如好好色而必得之是誠意也○曾子曰一節
兼善惡而言所以承上節而起下節也上節言惡之
實於中而形於外下節言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此
一節言善惡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也若曰此一節
專指惡言而章句善字承上文而著其善而言竊恐
未然而著其善詐爲善者也善不可掩實爲善者也
何可比而同之哉後與姜奎煥論此奎煥曰此章第一第二節皆言愼獨而第一節言善第二節言惡此一節兼言善惡之不可掩而總結上文兩節故章句言引此以明上文之意上文蓋通

指上文兩節而言末節言誠意功效通結一章之意云其言甚是錄而存之○致知以下八事無非人事上不可闕底眞切工夫而就八事中又求其總會頭顱至要工夫則又莫先於致知誠意蓋聖學工夫不過爲善去惡而已而知得善惡分明然後方可有下手處此致知之所以爲大也至於爲善去惡則又只在於誠意此誠意之所以爲重也以正心修身言則察得四有五僻之病者致知之功也克去其病而不使少留者誠意之事也至於孝悌慈之識其端者知也推廣之者誠意也絜矩之推而度物以知人心之所同者知也公其好惡而盡其絜矩

之道者誠意也此聖學工夫無非致知誠意爲其始終也大抵致知與誠正修齊治平分爲知行而凡行之事皆原於知不待言而明矣誠意與正修齊治平同爲行之事而分而言之則誠正修齊治平各爲一事矣統而言之則正修齊治平皆在誠意之中故程子以爲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傳七章　大學主靜工夫唯在此章據有所二字可見也有言有之也如書所謂有其善之有蓋是四者皆人之所不能無而此言有則爲病者蓋言當無之時而有之者也去其不當有者而返之於無則豈

不恰爲未發時事乎四者乃前事已過而猶有留滯後事未來而先有期待之病也蓋心之客用而情之妄動者也去其客用則存其體矣復其妄動則反於靜矣此雖用功於動用之上而收效於靜體之地矣其所以用功者何也亦曰敬以直之而已故章句以敬以直之爲正心之方章下又以直內替換正心而言則此章之爲靜時工夫豈不明乎或者以爲大學一篇無靜時工夫者其亦不察乎此矣大學一書規模極大節目詳備若闕靜時存養一段工夫則惡在其爲規模大而節目詳乎且明明德欠此本領工夫

而只就動上做工則其所明者不過得其半矣安得
以爲是而爲止至善乎○心本是一箇物事而其用則
不一故有曰意曰情其體則無二故但曰心而已前
章言誠意則意無不實矣後章言修身則情無不中
矣意無不實情無不中則其所以正其用者悉矣不
可以復有說矣然則此章言正心者卽所以去妄動
存本體而非復就用上求正以支其說者可見矣○
章句蓋字以下當作三節看四者云云就有所移上
一級說原其有所之所因一有之三字正指有所之
病欲動云云就有所移下一級說着其所有之害耳

也○或字承上一有之一字而言蓋曰心之用本不能無此四者而一有之而不能察至於欲動情勝故此心之用始或有不得其正云爾蓋上下兩用字相應而其意全舉一心之用而言一與或字相應而其意偏指有所之病而言也如此看則或字無可疑或問曰云云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其意尤明矣經書辨疑小註似已有此意○四有所心之妄動而本體不存者也四不得其正妄動之害事而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者也正心云者卽去其妄動存其本體而本體旣存則用之所行亦能得其正矣蓋纔著

有所偏失其正而章句以不得其正爲用之所行者
盖以下文參之而知其必然也下文所謂不在卽有
所之致也三不卽用之不得其正之甚者也據此則
有所與不得其正分爲兩截事者不亦明乎雲峯胡
氏以正心爲正其心之用不得其正正字爲心之體
盖於章句之指全不察矣胡氏又以此章爲有存養
省察工夫則得矣而以事之方來念之方萌爲省察
時節以前念已過後事未來爲存養時節其說存養
則得矣而其說省察則失矣若所謂省察於事之方
來念之方萌者卽前章愼獨後章察辟之事非此章

之省察也此章省察正在於有所上前事已過後事未來之際察此心之有所與否而纔察其有有所則敬以直之去其有所而存此心之本體也故章句所謂不能察察乎此密察心之存否三察字皆指有所境界而言也胡氏乃以章句察字證已所云省察之說則可謂不察矣○他章無章下註而誠意正心兩章有之者蓋以兩章首俱不言誠意之在致知正心之在誠意故章下特言其意以補之傳者之初不言誠意在致知正心在誠意如他章之例者何也蓋緣格物致知兩目合爲一事故也凡曰欲如此者在如

下正心下此疑脫之字

此者其意重在下句故其下必先釋下句之意以發
上句之意格物致知只是一事纔格其物卽致其知
故傳之釋格物已釋致知之意盡矣故其下釋誠意
不得言誠意之在致知而復釋致知之事誠意既別
爲一傳而釋其意已盡故其釋正心又不得言正心
在誠意而復釋誠意之事其勢不得不釋誠意則單
釋誠意而釋正心則又以修身起頭也然其釋誠意
不以正心起頭如下章釋正心之以修身起頭何也
盖誠意是自修之首故必須表出言之非如他目之
可以帶說過去矣如此推之傳者立文之意朱子補

遺之指可見其不苟然矣

傳八章　上章之爲病在有所此章之爲病在不在之其所而在辟可見四者之不可有五者之不可偏直內方外自分爲動靜工夫矣○此章之指與孟子四端章禮經樂記之說同而其意尤密親愛哀矜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賤惡敖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畏敬恭敬之心禮之端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親愛哀矜畏敬知其美屬好賤惡敖惰知其惡屬惡好惡統四端而好者仁之發惡者義之發則仁義所以分統人性也好惡又統於知則

智之所以又專一心之德也聖賢傳授灼可見矣○前章章句既言察字而又言敬字此章章句只言察字而已著有所之病雖加察矣而不知敬則察與有所相搏察之愈勤而心益不可正矣辟焉之病一加察焉則便可約之以趨於中矣盖誠意之功貫通正心修身之事故此二傳只言其病不言其治之之術然前章不知敬則無以施其誠之之功故章句特言敬以補之而此章不復及矣○凡人心術之病大槩有三曰惡念曰浮念曰偏念誠意則惡念絶矣惡念雖絶而未必無浮念故誠意而又須正心正心則浮

念息矣浮念雖息而未必無偏念故正心而又須修
身修身則偏念惡念浮念偏念盡袪則靜虛而
體無不存動直而用無不正以至於聖矣昔司馬溫
公平生無不可對人言之事則意可謂誠矣而困於
浮念中夜不寐朱子中歲心豈有不正而其論贓吏
怒形於色是猶未免有少偏也至於晩年矜持者純
熟嚴厲者和平則又沒此痕迹矣此豈非惡念旣絕
而猶有浮念浮念旣息而猶有偏念偏念盡袪而後
方至於聖者乎大學誠意而後正心正心而後修身
者其工夫次第可謂至精而密矣○誠意而後有浮

如此下疑脫之字

念非是大段差作只是微有間思滯念未盡消磨亦足害事正心而後有偏念亦非是大段偏僻只是微有所偏如罰一人過與一杖賞一人過與一錢亦是偏而害中也蓋正心章極言有所之害至於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修身章極言僻焉之害至於溺愛不明貪得無厭者非是謂誠意正心後猶必有如此病蓋謂纔有一浮念一偏念而不知察焉則其害必至於此云爾與商書唯聖罔念作狂之意同○誠意而正心者謹於動而主乎靜也正心而修身者存乎中而檢於外也動靜相須表裏交養工夫無滲漏矣

正心中庸致中之事也誠意修身中庸致和之事也庸學表裏之指此又可見矣

傳九章　此章含推化兩意一節二節言推三節言化四節内堯舜一段言化君子一段言推二引詩兼言推化雖然與下章對言則下章絜矩爲推而此章上行下效爲化○教屬推孝悌慈教之本也吾之所以行於家者也事君事長使衆教之推廣者也吾之所以行於國者也以吾之行於家國者爲教於國人而吾之所以行於國者實自行於家者推之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句國之所以國字以吾之行

於國者言讀者多作國人看非是傳文成教於國章句教成於下皆以推言作化字意看亦非是下文方說化而章句曰教成於國之效效字意可見○如保赤子保赤子慈也如之者推之以使衆也舉慈一事以該孝悌章句立教之本即孝悌慈在識其端指保赤子推廣之指推之以如之也○宜其家人傳者引用與詩意不同詩言婦人之賢宜於夫家之人傳意謂家長之宜其家人即刑于寡妻之意也

傳十章　此章之義章句分段之外更別推之則首二節共爲一節首一節言上行下效以明君子不

可無絜矩之道第二節言好惡之公以釋絜矩之義
南山有臺以下三節爲一節南山有臺言君子能公
好惡而得其絜矩之道則爲民父母節南山言在上
者不能公好惡而失其絜矩之道則爲天下僇所以
申上文之意也君子先愼乎德以下六節共爲一節
就財貨上言好惡之公不公楚書舅犯二節共爲一
節所以結上財貨之說而起下用人之意也秦誓以
下五節共爲一節就用人上言好惡之公不公自生
財有大道至終篇共爲一節復合財貨用人而言以
應楚書舅犯之意盖公好惡所以爲絜矩者而好惡

之所當公者莫大於財貨用人故分兩柱對說相間言之而未復合言之其義精矣如此推之則於第二節以好惡釋絜矩之意爲當矣然章句所分直據傳文好惡財貨之分明對說者而釋之則此當爲正義而以好惡釋絜矩以財貨用人爲公好惡之目者亦可以備一說也○民不倍尤翁以爲民不倍上之意而亦恤孤也○不曰幼幼而曰恤孤者慈己之幼人之所易而恤人之孤人之所難也故孟子言推則自其易者此章言慈則先其難者孤指一家之孤○傳文三言得失而ㄴ一節將終每言得失以結上文之意

其意相承而一節深於一節文王詩以得衆失衆爲
得失之由康誥以善不善爲得失之由君子有大道
以忠信驕泰爲得失之由文王詩得失以國言而其
由在人康誥得失以天命言而其由在己君子有大
道得失以在己之道言而其由在心章句所謂語益
加切者信矣夫○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論語所
記同愛者仁之發惡者義之發愛惡惟仁人爲能則
仁之所以包一心之德也○拂人之性性字卽好善
惡惡之性也與烝民詩人之秉彛好是懿德意同孟
子性善之說本於此○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分別

義利甚嚴義者所以天理行而明德明利者所以人欲蔽而明德昏一篇結裹了却出義利兩字以示明德得失之分者其意至矣且與孔子諭於利諭於義之說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說一串貫來而所謂以義爲利者又與利者義之和未有仁義遺其君親之說節節符合聖賢傳授之指於此尤可見矣○絜矩二字聖賢相傳之心法所以求仁之方也不但可用於平天下及於天下則其功用極大而仁無不被矣論語能近取譬中庸施諸己而不願勿施於人孟子強恕而行皆絜矩之意也盖矩者吾心固有之

則而人所同得者絜者所以推而度物也所謂恕也恕則公公則仁仁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而絜不復用矣○絜矩二字包盡大學一篇之意格物致知所以明此矩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正此矩也即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推此矩也即新民之事也不能格物致知則此矩不明矣不能誠意正心修身則此矩不正矣故過此而後方可言推而齊家治國又非推之極功故於平天下言之

二王說辨

三綱領中新民新字王陽明從舊本親字爲是此蓋

不顧文字之體義理之實惟以立異朱子爲務其心誠可惡也以義理之實言則綱領三言承上文大學字而言三者皆學之道也親民云者果當於學字之意乎新者敎之謂也親者養之意也君子臨民之道固不出敎養二事而就二事而論輕重則敎者必能養而養者未必敎也故三代以上治民者以敎爲重而民得其養漢唐以下治民者雖或能養而敎則無聞然則以敎該養可以養包敎則不能矣以文字之體言則釋綱領三傳每節必出綱領本字若親民爲是則釋新民之傳一不槩見親字何也新民傳首言

自新自新爲新新民之本則可謂親民之本者其說果
襯乎作新民一句正說新民之事則以作釋新可以
之釋親界當乎下文傳之釋齊家治國是說新民條
目而亦以教爲言教字意於新字當乎於親字當乎
平天下章言絜矩似於親字意爲當而承上旣教者
而言則又推之於養以盡新民之事者此於新字意
又豈無所當乎以此推之則親之爲新決然無疑而
彼欲立異以爲高者獨何心哉○陽明訓格物曰物
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又曰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

也是皆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爲一事而一格其物三者皆在其中矣果如是則聖人當初只說格物一句可盡矣何故復說致知誠意正心而又必曰欲如此者先如此如此而後如此云耶又曰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又以致知爲格物之事而格物爲致知之成功矣果如是則聖人之言當曰格物在致知而知至而後物格不當說致知在格物而物格而後知至也以其言質之聖言其合與不合童子之所可辨也而其爲言乃如此則是其心不獨無朱子實不有孔子也

人而不有聖人則又何說也而其必猶託聖人之言而爲說者抑何爲哉又其以良知爲天理者此實佛氏認覺爲性之見也經傳所謂知止知先後知本知美知惡皆良知也而止也先後也本也美惡也皆理之所在則以知知理可以理知理果有是理乎蓋良知者人心靈覺之妙用也天理者人性渾然之本體也二者雖不相離亦不相混而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故天理不能自發而必因知覺而發見卽乎良知上見得天理之用則可而直以良知爲天理則不可二者之辨雖在毫釐之間而儒釋之分實在於此彼陽

明者所見極處乃在知覺而不知上面更有天理則
雖自謂非釋也人孰信之哉○陽明又爲知行合一
之論知行果爲一事則知之便行不復有著力去做
之功矣然則大學八條目除格物致知外只當曰意
誠心正身修而不當復云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
然而格物致知後猶復曰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云
則誠其正其修其云者無非著力去做之意也知行
果爲一事乎○王魯齋以爲大學格致傳本不亡失
而在經文中以知止本末二節歸於聽訟之上以充
格致之傳此蓋於經文中自有經傳之意及傳文所

釋亦因經文次第者未有所見也文義粗處尚無所
見而遽欲論其義理之精蘊不亦謬乎格物致知雖
是一時事語其分則格物物格格在物致知知至在吾
二者亦不可混未知此三節中何者爲格物而何者
爲致知何者爲物格而何者爲知至乎格物致知乃
大學最初下手切要工夫其說豈容如是之模糊乎
朱夫子釋經折衷羣言無復餘憾平生精力又盡在
此書則豈有一字可議彼陽明者懷邪醜正固無足
責會齋鴻儒猶如此良可怪歎也已

序　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止是非之鑑　朱子訓仁義禮者固皆兼體用然其所就而言者則不同心之德愛之理就心上以未發已發爲體用心之德未發是體已發是用愛是已發愛之理是未發心之制事之宜就已發以心與事爲體用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就事上以理與事爲體用胡氏所補智訓及沈氏之說皆認氣爲理以理妙理以理涵理其說皆非矣胡說已詳於上○新安陳氏曰惟氣有淸濁止駁者不能全　氣質分屬淸濁粹駁似涉破碎而中庸或問曰人之稟氣淸明賦質純粹陳說蓋本於此矣然大學或問曰所賦

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此以質
該氣矣大全曰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此以氣該質
矣蓋氣質固一物而其分則有虛實故單言一字則
未嘗不相包對言則又可以分屬於清濁粹駁矣○
番陽齊氏曰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止名物而已六
藝之教若責其至者則固非八歲以上兒所能盡然
粗習其事則亦未有不可能者矣自八歲至十四皆
在小學而乃於六藝之教只識其名物不能粗習其
事者其可乎○番陽齊氏曰曲禮少儀止作於春秋
時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或作於孔子之前

或作於孔子之後而其中所載者皆孔子誦傳中說耳然皆誦傳中支流餘裔而其根本要領則無所見矣蓋孔子誦傳先王之法而由禮諸篇所記亦皆先王之法故引之以證孔子之所誦傳者蓋曰先王之法支流餘裔可見者有此諸篇云爾非謂孔子見此諸篇而誦傳云也○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止平天下爲規模　朱子以三綱領爲規模又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規模許氏之說蓋本於此然規模云者實該本末不可只舉末一端而當之也平天下雖是明明德於天下之事然曰明明德於天下則本末俱舉曰

平天下則只舉末一端矣安得去明明德一語而直以平天下爲規模哉

經一章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　止所以虛靈　朱子曰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此蓋謂性稟於理形稟於氣而二者混合不可分開云爾非有先後離合之意也北溪之說雖本於此而實不識朱子之意其曰既得理又得氣而合而成虛靈云者豈不似乎虛靈未成之前理氣不得合

而到此虛靈之成理氣方始合耶雖使實見不至如
此終是爲語病且以虛靈爲理氣之合成者尤不可
曉虛靈卽氣也虛靈所具者乃理也若理氣之合爲
虛靈則虛靈之物已自兼理氣矣章句何以云虛靈
具衆理耶○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
德也　此說分析太甚反成病朱子曰只虛靈不昧
四字說明德意已足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
其中若如黃說則虛靈不昧四字只說得明字意安
得言說明德意已足乎盖虛靈不昧便說明德體段
具衆理應萬事是就虛靈上分說體用語雖加詳意

實無所加矣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應萬事是性情
纔說心便包性情在其中矣豈可曰心非德而性情
非明乎且朱子以虛靈不昧爲說明德意足者本以
包性情爲言也若捨性情之德偏指虛靈底氣圈子
而謂明德則亦非朱子之指矣近世說明德者多如
此故略辨及之朱子不曰包性情而曰包體用者若謂之包性情則似以明德爲一物性情爲一物以此包彼也故曰包體用則體是明德之體用是明德之用明德性情方見其爲一物而無二物相包之嫌矣蓋心則氣也故可與性情對言而明德則心統性情之名也故不可復與性情對言矣或者只以虛靈不昧爲明德而以具衆理應萬事爲明德所包則其認明德不過是靈覺之氣而已其說殆無辨於釋氏之見矣○更按以訓詁之體逐一字釋義者例之則黃氏之說亦不可廢矣○玉溪

盧氏曰虛者心之寂上明應於外　虛靈二字皆兼
體用不可以虛爲未發靈爲已發也寂者虛靈之存
乎中也感者虛靈之應於外也寂固是虛而感未嘗
不虛感固是靈而寂未嘗不靈也虛者無形之謂也
靈者能覺之謂也心之無形與能覺豈有間於動靜
哉且寂者寂然不動之謂也固與無形之意不同感
者感而遂通之謂也亦與能覺之不滯於一方者不
同烏可强配而相屬哉○雲峯胡氏曰有時而昏止
又說情　有時而昏本體之明因其所發三句皆以
明德言而明德則心包性情之名也以心性情分屬

三句恐涉破碎之甚也有時而昏固指虛靈而性之隨昏亦在其中本明之體亦指虛靈而性之本明亦在其中何可二而論之哉○新安吳氏曰既言事理又言天理云云 萬殊一本之說非章句之指栗谷先生已辨之矣○知止而后有定辨疑曰所處而安者止無不泰然也 正我權度有以應事而隨事隨處無不泰然者政是能慮能得之事恐非定底意蓋知止則無二歧之惑而志有定志定則無妄動之患而心能靜心靜則無遷移之擾而身能安三者皆在事未來之前及到慮方是應事時更加精審而至於

能得也安字雖以身言亦謂因其所知之明而安於所處之地也所處之地即所知之事也恐非政應事時權衡裁物而泰然行去之謂也○雲峯胡氏曰定靜此心之寂然不動　已見上○新安陳氏曰本當云平天下止天下無一不平矣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一以明平天下者即吾明明德中一事而明明德體用之大全也一以明修己治人同一明明德而在己在人其術無二也蓋以存心制事言則修己治人之道存諸心者明明德之體也修己治人之道行諸事者明明德之用也又只以制事者言

則修己者是明明德之在己而爲體治人者是明明德之及人而爲用此其爲體用之大全也陳氏以明明德爲體新民爲用者卽首一節分明德新民相對爲體用之意也非此段合明德新民爲明明德體用大全之意也或問曰極其體用之全蓋曰極其體之全極其用之全云爾非謂合體用而爲全也章句雖以明民之明德爲言其實明民之明德所以明己之明德也詳見上○雲峯胡氏曰章句所發二字云云

辨疑栗谷先生曰人未與物接而無所感時亦有念慮之發此亦紬繹舊日所發之情 胡氏說已辨之

於上矣栗谷先生所謂無所感時有念慮之發亦紬繹舊日所發之情云者亦涉可疑蓋人於中夜未與物接時念慮有發者雖未有事物之交於面前者其念慮之發則必有所思之物而發也即此所思之物便與我相接而爲其所感也心豈有無感而動者亦豈待事物之至前而後感哉若思千古之事則即此千古之事者與心相接而爲其所感也若思六合之外則即此六合之外者與心相接而爲其所感也千古之事六合之外者不思則已若思則果可待其有面前之來接耶且必感動而後有思慮之發而物之

感人又初無新舊之異其感動處是情思慮處是意
也此其意必緣情而發而情意之辨又只在毫釐之
間耳若曰因舊日之感動而爲今日之意發則舊日
之於今日相去亦遠矣其間此心之感寂者固已多
矣安可以舊日之感動而爲今日之發乎且必如是
則今日之意卽自寂然不動處直發出來而意之發
者或有不因於情者矣若是而可謂意必緣情而後
有乎○新安陳氏曰格物爲知之始止行之極　誠
意正心修身各項事故可分爲始終格物致知只是
一事安得分爲始終乎若以格物致知爲知之始物

格知至爲知之極則可矣然亦與誠意爲行之始正
心修身爲行之極者義例不合矣○勿軒熊氏曰知
字就心上方萌處說　知覺帶不昧字則爲靜時知
覺不著者事物者矣安得以知至之知已著於事物
者當之哉念慮固是意而其初方萌處是情此所謂
意固有情而後用者也安得以意爲心之方萌而初
動者乎○雲峯胡氏曰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
誠意之意即此心商量經營之用也修身章五者
之情即此心驀直發出之用也然則誠意約情莫非
正此心之用也今日意誠而後心之用可正則未知

此心之用於已誠意約情而更何處正之乎蓋正心
之心以心之全體而言正心云者謂存其本體以達
於用而用之所行又初不外於情與意耳自來讀者
皆為忿懥等語所賺過而不知加察於有所二字本
非以四者為當行之用者遂以正心只作正其用者
而因謂大學明明德工夫初無靜存之事豈不惜哉
胡氏又言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
也此又不察乎正之一字本自兼存省二義察乎不
存而方存之者正也因其已存而又存之者亦正也
體信無雜於不正亦信無與於存亡乎邪思存乎本

體亦故閑邪存誠乃所以爲正心也若於心體上下容復有正之之功則夫子所謂敬以直之子思所謂戒愼恐懼程子所謂敬以無失者皆在正心之外耶

○新安陳氏曰天子諸侯止效驗皆在其中矣　章句曰齊家以下擧此而措之耳蓋齊家以下章句以爲修身之道推行擧施者而陳氏以爲修身之功自然之應驗陳說蓋未察乎章句之意矣蓋就修身爲本一句上細推見之則修字上見得包正心以上之事本字上見得包齊家以下之事皆自此推出來也皆以工夫言而未有及於功效之說矣

傳二章　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云云辨疑止用分言誤矣　盧氏枯木死灰之云固不免爲語病然止用二字意差有別止以已得言用以用力言用其極所以求止於至善也章句不曰皆止於至善而加一欲字則其意可見矣

傳三章　治之有緖益致其精小註切與琢止致其精細　有緖致精兩句皆兼切磋琢磨之意不可以切琢屬一句磋磨又屬一句盖先切而後磋之先琢而後磨之所以治之有緖也旣切旣琢似若可已而復磋復磨治之不已所以益致其精也有緖有次

第之謂也益致因前功之謂也切之琢之不復繼以
磋磨之功則安得謂有緒也磋之磨之有不因乎切
琢之功則安得言益致乎○仁山金氏曰親其親止
象其賢 以象其賢釋親其親今不著親賢樂利之
意或問釋之詳矣仁山之說蓋無所發明而語意不
切反起後人之疑矣○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止
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 此章當分爲二節文王詩
以上屬知止淇澳詩以下屬能得考之章句可見盧
氏分爲五節已失章句之指而其以文王詩屬得止
之事者尤似未察傳者之意也文王詩自文王言

則固爲得止之事而傳者引之蓋借文王之所止以示學者之所當止故以傳文言之則爲知止之事矣

得四章　我之明德旣明小註云云畏服民之心志小註云云　小註說恐得章句之指而辨疑非之有所不敢知下小註朱子說以使無訟爲本聽訟爲末者與章句說不同恐是記錄之誤所謂本末者指明德新民則使無訟是新民而當爲末其所以使無訟者是明德之明而當爲本不亦明乎若以使無訟爲本聽訟爲末則是就新民中分本末而聽訟之區區於聽斷之末者非聖人所務又何足以當大學本

末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聽訟末也止爲本末矣
聽訟無訟爲本末之非已辨於上饒氏舉輕明重之
說尤不可曉傳者之意若果姑借聽訟之本末以明
明德新民之本末則章句何無一言及於聽訟之事
只釋使無訟一句而又必推原明德爲說耶盧氏之
說其失亦同於饒氏而許氏所謂本卽明明德也者
爲獨得章句之指矣
傳五章　卽物窮理小註卽物如卽事卽景　卽
物如卽乎事也卽之爲言就也小註以卽今之卽解
之恐失之卽事之語本多以就事言而小註以卽景

并言則亦以卽今之卽言之矣○因其已知之理小註已知卽上文莫不有知之知辨疑小註說可疑辨疑說恐未然此章大意以知理二字爲對立關鍵故章首以致吾之知在窮其理起頭而其下節節相承曰莫不有知莫不有理曰理有未窮知有不盡而以因其已知之理一句合言之則已知之知卽知有不盡之知也知有不盡之知卽莫不有知之知也莫不有知之知卽致吾之知也一章內凡言知字未見其有不同也但莫不有知之知其意濶因其已知之知其意狹此其微有不同者而謂之兩知字分

爲體用而字義有不同則恐未可也蓋莫不有知之
知亦言其此心之靈能有所知識云爾蓋以知之者
於事物者而言也非以心之本體昭昭靈靈知覺不
昧者而言也安得以是爲體哉○朱子曰格物只是
就一物止 無不盡處 章句釋致知曰欲其所知無
不盡也釋知至曰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今以知無
不盡爲致知恐是記錄之誤也○孟子所謂知皆擴
而充之止 致字意思 據孟子本文則知字當釋擴
充下言知所以擴充也且所謂擴充者指四端言也
以擴充其所知爲言則可疑矣朱子答吳晦叔書引孟子此語以爲知先

行後之證似與輯註說不同然亦自爲一說矣○玉溪盧氏曰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　栗谷先生已辨其非矣

傳六章　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止爲善去惡　周子所謂幾善惡者以情之初動善惡所由分之幾也章句所謂審其幾者以意之經營實與不實所由分之幾也意自不同陳氏合而論之誤矣蓋情意分爲兩境界故審察其幾亦自有兩境界一念初動者情也而善惡於是焉分則情之幾也於此察之不使其善惡相混者爲第一加察察其爲善惡而善

思其擴充惡思其絕去者意也而好善惡惡又有實
與不實則意之幾也於此又加察之以辨其誠僞之
分者爲第二加察省察之功至此然後心術之間不
容有一毫私僞之雜而天理流行矣情是意爲直發出
底意是商量計較底故一動之後纔涉商量便喚做
意而反復審察無非商量故一察再察皆是意之所
爲而意上又自分爲兩境界矣○朱子曰幾者動之
微欲動未動之間　此論周子幾善惡之幾非論此
章審其幾之幾也○雙峯饒氏曰閒居爲不善自欺
也　自欺是工夫極細處閒居爲不善是大段無狀

底人豈可作一事看耶○朱子曰小人閒居以下形容自欺 與上小註前後學者說自欺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之說不同恐此是記錄之誤或是初年之見也○雙峯饒氏曰傳之諸章止廣大如此也 誠意所以獨爲一傳者已釋於上若如饒說而知行不可連說誠正不可連說則經文何以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又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乎章句又何以於誠意章下特言致知誠意之相須正心章下特言誠意正心之相須乎饒說蓋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

而爲之辭者也
傳七章　雙峯饒氏曰懥者怒之留　忿懥怒也
有所卽怒之留者也懥字已兼留字意則傳文有所
與懥字不得兩下俱說矣且留滯之情不可存矣章
句何以言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云耶○三
山陳氏曰察者察乎理也　章句察字察乎心也未
說到理而言心則理亦在其中矣此節之察察此心
之有所無所也下節之察察此心之存與不存也其
實病一也察一也蓋一有有所之病則心之本體不
存矣察其有所卽所以察其不存也○朱子曰意有

善惡之殊心有偏正之異　意固有善惡而誠意之意卽爲善去惡之意非善惡之謂也心固有偏正而此章之心只爭其妄動之有無本體之存亾非言其應事處偏正之異也下章五者之發政要爭其偏正而此章四者之動則只爭其有無不可爭其偏正而偏者去之正者存之也偏正之爭旣在於下章則此章之不當復以偏正言者又可見也○心纔繫於物止意有偏重　泛論心之繫於物則大槩有此三者而以此三者求之於傳文之中則此章四有所卽期待畱滯之病也下章五僻焉卽應事偏重之病也不

可幷偏重爲此章之心病也若曰因其應事偏重而有此繫累畱滯之病則可矣而若直指此有所之病而謂應事偏重則恐不可也○雲峯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 止三四存字 胡說多謬已屢辨於上矣以正其其正分體用者尤謬全然與傳文之指相反矣盖正心云者直內之謂也故章句曰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又以直內字代下正心字而曰無以直內而修身也正心之爲直內豈不十分分明乎直內則四者之妄動者滅息而本體之虛靜者復存矣然則正其云者正所以存養心體之功而反謂之正其心

之用不亦謬乎不得其正者謂四者之發動爲主於心而本體之虛明者不存故其用之所發不得其正至有如下文所云不見不聞不知其味之甚也故章句曰其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又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然則其正云者正指用之不得其正而反謂不得其體之正又豈不謬哉蓋心一有所繫累而本體不存則用之所行亦失其正矣此傳者之意也反此而言之則去其繫累而存其本體則用之所行亦得其正者乃正心之事也故章句對症命藥乃以敬直爲言而不復言其求正於用處其意不啻明

矣奈何前後讀者求其所以正心者每求之於正其
用而不知反之於存其體胡氏雖知兼體爲言而其
所以爲說又如此反戾誠可怪歎也已○蛟峯方氏
曰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 中虛而有
主宰正是心得其正之狀其所以致是之術則在乎
敬以直之而已矣方氏之說有見乎正心之在存體
則可謂得矣而其認成就處爲工夫者語意有些未
瑩若改之曰虛其中而有主宰則庶乎其密矣○雲
峯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 止已發之後 好惡不
偏於方發之初者只說得情之中節處未說著誠意

之事下句無病陳氏所添本體不偏之語亦有病旣曰本體則不容言其偏不偏矣下句却好若合胡陳二說而改補之曰實其意則虛僞不容於心術之間天理常行於日用之處虛其心則本體常存於未應之前妙用不滯於已應之後也云則庶或免於見處之失耶

傳八章　朱子曰正心修身止官銜上差了路五者固是合有底事四者泛言心之用則固是合有底而在正心之時則正是合無底不可以爲合有觀於有所之所之言可見矣盖意未誠者不免有私欲

惡念矣心不正者只此四者之念乍往乍來未能虛
靜者非大段私欲惡念之比則謂之病痛較輕則可
而謂是合有底則不可且與前章小註四者要自無
中發出之語不同則恐是記錄之誤○雲峯胡氏曰
或疑敖惰止一示戒淺矣　胡說全與傳文章句不合
退溪爲胡氏分解者終覺其未安敖惰之於人猶其
有親愛等情耳若以敖惰爲非君子之所當有則親
愛等情亦豈非君子之所有也親愛等情若君子所
不能無則敖惰之必有又可知矣傳文歷舉五者之
情何嘗分別其某情是君子底某情是常人底耶且

衆人常人之區別先生晩年嘗欲改正而未果

章句衆人之人本兼君子而言非專指不學之人也常人之人始別於君子盖以君子則必能加察而常人則不能故也辨疑駁正恐得之但所謂君子則有之而不僻云者亦恐未盡盖此章在誠意正心之後而爲明明德之極功了此工夫則至於聖而無以加矣故傳文修己之事止於此章意可見矣誠意正心之後猶有此偏則豈非君子之過者而未至於聖則亦宜其有所不免矣傳十章章句曰君子而未仁君子而有未仁則君子而有所偏又可知矣但不若常人之甚且多而又能加察此其不失爲君子而進於

聖也歟

傳十章　雲峯胡氏曰規矩皆法度之器止新民之止至善辨疑胡氏之言傷巧　胡說恐是○雲峯胡氏曰愼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辨疑胡氏之說牽合　胡氏說不特失於牽合而已愼獨絜矩皆是義方之事敬直是前一截事愼獨是義方之在己者絜矩是義方之及人者也○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上失衆失國矣　上文得失以衆而言此言得失以命而言天命之得失雖由於衆心之得失然所指則各有所主不可混看也○蛟峯

方氏曰其如有容止有容之大　其心休休以容善之量而言也若已有技心好彥聖以容善之實而言也前但言其有量故曰其如有容疑而不敢質言之辭也後旣歷指實事故曰寔能容之質而不復有疑之辭也始若疑之終而許之者所以見其有容之必可信也其如云者謂此人之休休如有容量云爾非謂他人無如此人之有容云也方氏說恐未察於文義也○雙峯饒氏曰見賢而不能擧止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　漢元之於蕭望之恭顯不惟不能用而殺之不惟不能退而任之此實昏君之甚者何可

比擬於此章所言乎此章所言政指如臧武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舉宋仁宗知王安石之姦而不能退之類也辨疑張持國說泆以此章爲君子爲疑恐未詳之○朱子曰發己自盡止便要穩當 朱子以伊川語爲要穩當而章句却用明道語者盖以發己循物之語於此章絜矩之指要加襯切耳

或問小註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小註會合也止空恭之類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人身形體之本具良知良能人心性情之本然底敬卽所以固之養之的工夫

若以會爲合則束爲收歛則合則與收歛卽敬之功也又何得言敬以固之耶○三先生言敬註程氏曰整齊嚴肅止敬之成　三先生言敬雖殊其歸則一也舉一說包其餘矣不可分先後始終程氏說恐非眞切體驗之語也○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註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止有此情也　理氣二物混合而無先後者也性情一物首尾而有先後者也若謂理氣之有先後眞如性情之有未發已發者則未免誤矣○虛靈洞澈註北溪陳氏曰虛靈洞澈止虛靈洞澈耶　虛靈洞澈氣之精爽而理之所具也虛靈

字若已兼理字則萬理咸備之語豈不贅耶其謂心恙之人亦有氣存何故昏迷顚錯無此虛靈云者尤誤心恙之人非特有氣亦未嘗無理但失其氣之虛靈洞澈者故理亦蔽隔而無所發見耳○各誠其意各正其心註新安陳氏云云　已見辨疑○心之神明妙衆理註黃氏曰理是不動底物　不動字有病當云無爲底物○玉溪盧氏曰神明字止不離體虛靈神明皆氣也其所以然者理也虛明屬理神靈屬氣甚誤又以理爲體氣爲用亦誤理自有體用大本達道是也氣自有體用寂然感通是也○新安陳

氏曰心本神明止所以妙也　心是神明之物也知是神明之發也性是所以神明之理也今以知爲所以神明者則是認氣爲理而知字轉作智字解矣○極其體用之全註玉溪盧氏曰析之極其精止無不該矣　極其體用之全者以明德包新民而謂明德體用之全也非謂明德新民相對爲體用而合言之爲全也故下文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言新民之理亦具於吾心之體而明德之體全也事物雖衆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者言新民之事亦出於吾心之用而明德之用全也析之極其精者即指篇首

在明明德在新民兩言也合之極其大者卽指此段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而言也盧氏以析合兩言爲釋上文體用兩言之意可謂考之不詳矣○已德旣明而民德自新註陳氏曰聽訟末也明德本也已德旣明而民德自新者本末俱得者也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者本末俱失者也是蓋就使無訟一句上推原其本於明德以明德新民爲本末而非以聽訟明德爲本末者語意甚明陳說失之矣○立誠意以格之註玉溪盧氏曰立誠意卽主敬之謂　立誠謂以實心格物也與主敬意自別○其體則有一

義禮智之性註玉溪盧氏曰渾然在中止四者之別

仁義禮智理也理無形象其體之具於性中者固未嘗有四塊之物東西截斷而對時并立然其意思情狀亦不可謂全無分別也若全無分別則仁義禮智之名何從而立乎故朱子曰渾然一理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箇界限而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又曰五者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而感物後方有分別也盧氏說全與朱子說相反而殆於以仁義禮智爲空虛無實之物傅會強立之名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正心

章註微菴程氏說　正心章之指要惟在於息妄動而反至靜去客用而存本體者前此已屢言之程說多誤今不復辨矣若其以誠意之後復求靜存者爲厭動求靜異端之事者尤爲害理動靜之功互相承資而不可偏廢者吾儒法門也若於誠意之後不復有靜存之功則心地皆搖精神日弊幾何不爲顚狂自殘之人哉以是自謂遠於異端之學豈不惑哉

經義記聞錄卷第二

中庸

圖

中庸之道其體至微而其用至廣

第二大節

費

隱

第一章性道敎 中和位育

此言中庸之道出於天備於己始於修己終於位育爲一節之綱又爲一篇之綱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第二章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三章民鮮能

第四章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不行不明

道之一字爲此篇之題目而中

第十二章費隱 包遠近大小上下而言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皆明此章之意

第十三章道不遠人

第十四章素位而行

第十五章行遠自邇

費之小 修身齊家之事

第十六章鬼神不大小而言 兼費隱包

第十七章大舜

第十八章文武

第十九章武王周公

費之大 治國平天下之事

第二大節

庸二字擧盡道體之大故此篇以是爲名

中

庸

第五章道不行故不行 由不明

第六章大舜之知 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

第七章能擇不能守不得爲知亦由不行故不明

第八章顔淵之仁 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

第九章可均可辭可蹈之事 皆強

第十章子路之勇 勇之無過不及

第十一章 通論知仁勇之過不及與聖人知仁勇之至盡通結上文以終首章之義

誠 一篇之樞紐

神 誠之用

第三大節

人之體此中庸之道者有天道人道之分

天道

人道

第二十章文武之政孔子之言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第二十一章性敎 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下十一章反復推明此章之意

第二十二章盡性天道

第二十三章致曲人道

第二十四章前知天道

第二十五章成己成物人道

第二十六章至誠無息天道

第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人道

第二十八章從周 爲下不倍之事人道

第二十九章三重 居上不驕之事人道

第三十章仲尼天道

第三十一章至聖 小德川流之事

第三十二章至誠 大德敦化之事天道 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第四大節

一篇之要 第三十三章 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言[illegible]

右中庸圖謹依朱子章句而撰定焉首章言中和而章句曰其下十章以終此章之義第二章變和言庸而章句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十一章章句曰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故自首章至十一章共爲第一大節而目之以中庸十二章言費隱而章句曰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二十章章句曰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故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共爲第二大節而目之以費隱二十一章言性教而章句曰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此下十二章以反復推明此章之意三十二章章句曰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故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共爲第三大節而目之以天道人道末章章句曰擧一篇之要而約言之故以末一章獨爲第四大節而目之以一篇之要序文所謂支分節解者然也十二章章句曰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則費隱一節節所以明中庸之道至廣而至微也二十一章章句曰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云云則天道人道一節節所以驗費隱之道在人體之者有天道人道之分也末一節總論一篇之

要則卽所以再申中庸費隱天道入道之意也序文所謂血脉貫通者然也故以四大節分置上下左右以爲之綱而以各節所包諸章逐節分隸以爲之目以見其支分節解之義而又以細畫句連四節以見其血脉貫通之義章句以誠爲一篇之樞紐故置誠字於中以統四節十六章以神爲誠之不可揜者故又以神字係誠字下以爲誠之用位置名目盖無不考亭章句之指也大抵中庸一書篇章浩博指義精微博則難領其要微則難究其蘊是以讀者多不[illegible]後洋之歎隔壁之憂也玆敢忘僭著爲此圖置之[illegible]由之

而常目焉則三十三章之說爛然指掌因綱擧目章章
流溯源庶幾有助於領要究蘊之術非敢示人可效
自考云爾

總說　中庸一書只是一箇天理始言天命之性
是言君子之道出於天或問天專言則道朱子曰如云天命之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據此則天命之性天字專以理言可知也或曰此天字專以理言則理命之謂性其可乎理命之謂性固未嘗不可而捨理而言則氣也氣命之謂性其果成說乎○又按楚辭天問註曰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其說尤明白矣中言修身
齊家爲政之事是皆君子所以事天而代天工者終
言浩浩其天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言君子之德

與天爲一也○讀此篇可見古人作文之妙首章言性道教三字是命題也其下十九章皆敘此三言之義卽首章之傳義也如詞家所謂鋪敘也二十一章復提出性教二字以明體道者有所性而有者有由教而入者是回題也其下十二章皆反復推明此章之意卽一篇之演義也末章復自下學之始推言以至於成德之極功是再講其題也如詞家所謂重鋪敘也讀此篇而不知此義則亦不知其味也○自誠明者全其性而立是教者也自明誠者由是教而復其性者也其爲體道則一也此章所全之性所由之

敎所體之道卽首章所謂性道敎者也則所謂回題者然也○誠者道之本體眞實而無妄者也神者道之大用妙運而不測者也不言夫誠無以見道之亘萬古而不可易也不言夫神無以見道之體萬物而不可遺也誠爲神之體神爲誠之用而誠神非二物也故二十六章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卽中庸之道而不貳誠也不測神也中庸一書之指其果外於誠神二字乎

○此篇神字本以陰陽之氣之靈者言之然誠之妙用實不外此故十六章直以誠之不可掩結之以神

爲誠之用其然乎○此書言誠乃在中間散爲萬事處乃所以明一以貫萬事之妙自此推而上之以至扵天命之性是誠之源源以天言推而下之以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誠之妙也蓋居中而統上下者也朱子以爲一篇之樞紐戶之樞衣之紐皆居中而挈四外者也○中庸一篇有可以一言而蔽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始言中和是言道之在已而不可離中言費隱是言道之在事物者至廣而不可離終言天道人道是言人之不離道者有此二等也一篇之內凡言下學工夫者皆所以求不離道者也○朱

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工夫密謂戒懼愼獨動靜有養齊明盛服表裏俱正擇善固執知行兩進工夫無滲漏是也規模大謂學而至於聖人天道修身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是也○序文曰此書之指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欲讀此書當從此言求欲知此言又當分合看分看見其支分節解與詳略巨細合看見其脉絡貫通與相因畢舉此外又當知一篇有一篇之綱一節有一節之綱一章有一章之綱其所以爲綱者或以一言一句或以全章全段也如誠之一字爲一篇之綱而首章又爲一篇之

綱之類○支分節解謂一書分爲四大節又分爲三
十三章一章又分爲幾段脉絡貫通謂篇端至篇終
章首至章末文義皆相屬詳略巨細亦當如此推之
○先儒言中庸大易相爲表裏盖在易六十四卦其
理則天命之性也其用則率性之道也而聖人設卦
繫辭使民卜筮以趨吉避凶而歸於中正者修道之
敎也先天之卦天地定位日月對明風雷相薄山澤
通氣卽中庸天地位之事也後天之卦五行循環而
成造化之功男女相與而致生養之事卽中庸萬物
育之事也自姤至坤陰之靜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也

自復至乾陽之動者即中庸已發之和也邵子論易曰圖皆從中起又曰先天圖心法也程子論中庸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又曰孔門傳授心法然則中庸大易同一心法也豈特相爲表裏而已其有讀庸而不知易讀易而不知庸者亦不讀而已矣

序文　中庸爲傳道而作者也道統之傳實自堯舜禹授受之説而其説又與此篇之指無一不合故序文引之蓋人心道心心之名目也惟精惟一治心之法也中則命之理而心之則也先識其名目次盡

其治法而後循其天則矣心之道盡於此三言而堯
舜以來相傳者只此心而已矣○虛靈知覺皆兼體
用以虛靈知覺分內外體用者恐未可也未發而知
覺不昧者虛靈之體存乎中也已發而知覺運用者
虛靈之用著乎外也靜而未嘗無覺朱子所謂不可
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者是也動而未嘗
不虛程子所謂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者是也大學章
句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此以虛靈兼體
用而言也朱子答潘謙之書曰心之知覺所以具此
理而行此情此以知覺兼體用而言也程朱所論如

此而後人皆以虛靈知覺分體用看甚可異也然二者雖是一事而名言之際亦略有先後之辨以是爲體用亦可矣而不可畫而分之一屬未發一屬已發也蓋虛靈者所以狀心之德也知覺者所以指心之實也謂之德謂之實則固皆兼體用而就二者略分箇名言之先後則虛靈故知覺而非知覺故虛靈只此可言虛靈爲體而知覺爲用也以是觀之於心之動靜則靜而虛靈能覺者體之所以涵用也動而知覺自虛者用之所以具體也體用一源動靜相涵妙矣哉○人心生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者

謂有此耳目口體形氣之私故人心因之而生有此
仁義禮智性命之正故道心原之而發云爾非謂心
之發處有氣發理發而氣發者爲人心理發者爲道
心也此形氣字只指耳目口體而言不當滚合心上
氣看也心之發處若有氣發理發則知覺二矣安得
言知覺一而已乎且氣者形之始命者性之原故言
形必兼氣猶言性必連命也非滚指心上氣也下文
曰莫不有是形皆莫不有是性可見前之兼言氣命者
推原其本始也後之專言形性者直指其當體也上
言形氣字果包心上氣言則於此安得去氣字只存

形字乎盖此心之發無論人心道心只是氣發理乘一道其所爲而發則有不同有爲食色而發者而此之發以其有形氣之私也有爲道義而發者而此之發以其稟性命之正也故曰生於形氣原於性命又曰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此皆見其已發後不同推其所由然者而立名耳非就心上發處分析理氣而爲言也自昔以來讀此序者皆誤認此形氣滚合心上氣看故理氣互發心性二歧之論因此而起一字不明之害如此矣哉○大學序備言雜學之害而此序只擧老佛大學爲學之方而學問之害雜學皆然故

巍岩曰未發時亦有善惡乎通庵曰五性感動而後善惡始分未發之時無有善惡可也巍岩曰
未發時有善惡之說此甚寂然不動而有生之初便有氣質之性清濁粹駁有萬不齊善惡之
惡本然後為所謂兩元理一元理之謂未發物時氣不用事所以不設也正是大學或問所謂之虛明者然
所謂善惡者皆氣之發而不雜也豈敢曰未發時有善惡乎計

形字乎盖此心之發無論人心道心只是氣發理乘
一道其所爲而發則有不同有爲食色而發者而此
之發以其有形氣之私也有爲道義而發者而此之
發以其稟性命之正也故曰生於形氣原於性命又
曰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此皆見其已發後不同推其
所由然者而立名耳非就心上發處分析理氣互爲
言也自昔以來讀此序者皆誤認此形氣滾合心上
氣看故理氣互發心性二歧之論因此而起一字不
明之害如此深哉○大學序備言雜學之害而此序
只擧老佛大學爲學之方而學問之害雜學皆然故

備言之中庸明道之書而吾道之賊老佛爲甚故只
舉二者然異端二字所包甚濶亦不特老佛而已也
篇題　　不偏不倚語意差有别不偏謂不偏於一
邊也不倚謂不倚於一物也喜怒哀樂四者各爲一
邊而怒則偏於怒一邊喜則偏於喜一邊不得爲中
也未發則於斯四者中一邊未有所偏矣喜怒哀樂
四者各爲一物而怒則倚於怒一物喜則倚於喜一
物不得爲中也未發則於斯四者中一物未有所倚
矣不偏不倚雖是一事語意則各有所指矣如此看
方見得不偏不倚各爲一義而不爲疊牀架屋之語

矣不然則不偏不倚中只說一句可矣何待復說一句而後意足乎十章曰中立而不倚中立即不偏也旣曰中立而又須說不倚則不偏與不倚之意有不同此可證矣未發之不偏不倚與已發之無過不及相對說無過不及旣各爲一義則不偏不倚之亦然又可知矣或謂兩語意無所別而只是其文字察之恐不精矣不偏不倚非謂未發之時有偏倚之病而叓須不偏不倚然後爲中也纔有所偏倚則便不是未發也不偏不倚無他意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

第一章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以天理本然者而言修道之教以人事當然者而言天理不容修爲人事所當致力故下文二節皆以修道之教言然人事不外乎天理故戒懼所以存此理於未發愼獨所以達此理於已發戒懼一節應首一句愼獨一節應中一句而通兩節言末一句之事未發之中承上戒懼而言戒懼則大本立矣已發之和承上愼獨而言愼獨則達道行矣是就一身上說功效末節就天地萬物上說功效首一節言題目中二節言工夫末二節言功效○尤菴先生曰天命之性註說一用周子太

極圖說此蓋指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一段而言天即周子所謂太極也○章句先言陰陽五行之氣而方言健順五常之德蓋原是氣之所以生則固必因是理而有求是性之所以名則又必因是氣而立故太極圖說推陰陽五行之生則先言太極此章章句釋健順五常之性則先言陰陽五行蓋太極五常雖非二理而太極超形氣而稱之故理之所以一也而萬物皆具是理五常因氣質而名之故分之所以殊也而五行各專其一太極圖解曰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又曰五性之殊散爲萬事即理一分殊之

說也○天爲一原而性爲分殊性爲一原而道爲分殊道爲一原而敎爲分殊萬物之理同出於天則天之所以爲一原而性之所賦物各不同則性之所以爲分殊也性之具於未發者渾然全體則性之所以爲一原而道之散於萬事者條分派別則道之所以爲分殊也道之當然者無處不然則道之所以爲一原而敎之修爲者隨事各致則敎之所以爲分殊也然性也道也敎也莫非天理之自然則所謂分殊又莫非其一原之所在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當分兩截看朱子嘗曰若論

本源則有理而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此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即所謂論本源則有理而後有氣者也故先言理而後言氣天即理而陰陽五行氣也其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即所謂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者也故先言氣而後言理氣則陰陽五行而理即天之所賦也言天於陰陽五行之先而言命於成形理賦之下則可見天爲一原而自命以下皆其分殊也成形之氣不同所賦之理亦異則人物之性不同矣氣以成形而後理方賦

巍庵曰衆答曰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所謂理通也

何謂也曰以其理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所謂氣局者何謂也曰以人與物所得之氣不

無偏全之別也人則實得五行之全氣故盡得五常之全體物則僅得形氣之一偏故不能

有以通其性之全體此其中庸或問極分曉今來亦提示偏全字非要之又言物亦不盡具五常

也思未能體驗於此吾乃所以此意看偏全字耶於此相合則可無多少論辯矣孟子曰

之謂性章下註曰仁義禮智之性豈物之所得以全哉云云意也

本源則有理而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此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即所謂論本源則有理而後有氣者也故先言理而後言氣天即理而陰陽五行氣也其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即所謂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者也故先言氣而後言理氣則陰陽五行而理即天之所賦也言天於陰陽五行之先而言命於成形理賦之下則可見天爲一原而自命以下皆其分殊也成形之氣不同所賦之理亦異則人物之性不同矣氣以成形而後理方賦

於其中則性之與氣質又無時而可離矣然命又爲一原而性爲分殊自繼善而言則命之流行一般自成性而言則性之所受不同故也雖有一原分殊之辨所受底卽是流行底則不害爲一物也○各得其所賦之理各循其性之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三各字一串貫來人物所得之理不同故所循之性不同所循之性不同故所行之道不同人物性道之不同此可見矣若曰性同而道不同則率性之道一句說不去而章句各循其性之說初無物不能盡循其性之意當與孟子生之謂性章註參看○性道雖同氣稟

或異言人與人性道同物與物性道同而氣稟有異故所爲有過不及之差聖人於是因其所同而立教使之變其異而反其同矣若曰人與物性道同而氣稟不同則所謂人與物之辨特在過不及之間耳雖曰過不及之間聖人之教終無以變人物不同之氣而反人物所同之性則其教乃在性道之外而所謂盡物之性者誣矣○或疑修之訓以品節不若訓以修明修治之爲親切教之訓以禮樂刑政不若訓以戒懼慎獨之爲切近此其疑不在於章句而實有昧於子思性道中和之指也道卽中庸之道也修此中

庸之道唯在於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趨於中也所謂品者等品也節者限節也等品之限節之者正是於過不及之間取其中以爲則而抑其過引其不及以就其中也此其以品節訓修字然後方於中庸之道爲親切非若修明修治之語視本文無所加明而反欠親切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通賢愚人物而言則修道之教亦當通賢愚人物而施之也戒懼愼獨之教可行於學者而亦可行於自暴自棄之人耶於人可施而於物亦可施耶此其以禮樂刑政爲言然後教之所施方無闕遺處也若以戒懼愼獨爲言則

於本文雖若切近而教之所施反有偏而不周者矣況禮樂之云實該戒懼愼獨之功樂記曰樂以治心禮以治躬又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果非戒懼愼獨之事乎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孟子所謂禮之實樂之實無非以禮樂爲治心之要法則戒懼愼獨果在禮樂之外乎且戒懼愼獨敬也敬則和而敬是禮和是樂也豈必玉帛鍾鼓而後爲禮樂哉○戒懼一節當通動靜看又當專以靜看故章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通動靜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專以靜言通動靜看則愼獨就統體戒懼中言

其切要工夫專以靜看則戒懼慎獨相對爲動靜工夫故章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者以戒懼包慎獨而言自戒懼而約之自慎獨而精之存養省察云者以戒懼慎獨相對而言也○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此言七情發於性也孟子以四端爲心則四端亦發於心矣蓋心即氣也性即理也其發也氣發而理乘故無論四七從性而言則爲性之用從心而言則爲心之用七者約之爲四四者衍之爲七同實而異名者也夫以四端七情爲理氣互發者恐不得爲定論矣○此言性發爲情者據經文中和

以性情言故也大學章句心發爲意者據經文不曰
性情而以心意言故也此皆依本文訓釋也非故以
情屬性意屬心而二者不可互言也其實心性之發
者爲情因情而商量計較者爲意自性而爲情自情
而爲意而心無所不在矣豈心性各有發用而情意
各有苗脉哉其以情意分屬心性而謂其實有源流
之別者蓋亦不察乎章句本文之意也○或有爲情
意二歧之辨者曰心與性有則俱有故情與意發則
俱發此其見徒知心性互有發用之爲非而不知情
意分屬心性之爲非也旣以情意分屬心性則其爲

二歧者自在矣情屬性意屬心而情意俱發如心性
相涵則是情爲意之理意爲情之氣而言情則無氣
言意則無理必相依附而後行也其爲醜差及有甚
於所辨之說矣○未發之謂中中者天命之性也專
指理而言者也專指其理則疑其爲中無處不然而
必於未發言之何也纔發則理已偏於喜怒哀樂之
情矣不可謂中也雖無喜怒哀樂之發而此心一有
昏昧則昏昧者亦氣之用事而不得爲未發也理之
乘此氣者爲氣之昏昧者所掩蔽而亦不見其爲中
也此必於未發而後可見其中也雖在未發之際氣

一於虛明而虛明之中隨人氣稟亦不能無偏全美惡之不齊者故又必單指理而後見其爲中也盖天命之性雖在未發之前亦寓於氣質之中故兼氣質而言則爲氣質之性程伯子所謂人生而靜纔說性時便不是性者也雖爲氣質之性亦無害於單指之爲中孟子註所謂氣質所稟雖有不善不害性之本善者也天地人心圖書卦畫其理一也太極之在天地之秋冬圖書卦畫之陰靜者未嘗不隨其氣質而爲氣質之性也天地之秋冬圖書卦畫之陰靜旣皆有兼氣之性則人心未發何異於是哉○或謂未發

之前無氣質之性此盖一不察乎天命之不離乎氣質
者而又以爲未發有二層虛明湛寂爲中底未發而
本然之性具焉昏昧雜擾爲不中底未發而氣質之
性具焉其說專以氣禀所拘爲氣質之性則是盖專
以氣質之性爲有惡無善者而本然氣質又分爲兩
界則是本然之性發爲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又發爲
喜怒哀樂之情矣未發分爲二層性情界爲三破前
未有此論也且聖人之心無不中底未發則是聖人
終無氣質之性而聖人只有一性衆人却有兩性也
○或又謂未發之前氣質純善故性亦純善未有氣

未純善而理獨純善者此盖以性之純善爲由於氣質則分明是認氣質爲大本而其所認得性善者不過是氣質之性善一邊也以此論中不亦謬乎且旣曰氣質則聖人以外決無純善之理矣然則彼所謂性善裏面實不免包藏凶惡也盖人生氣稟有萬不齊者自其受形之初已然則何可以霎時刻有未發便能頓變而純善也然其變化氣質之道只在乎靜存動察而靜存者又爲動察之本則其使氣質變而純善者實本於此未發涵養之功而其終之純善者亦不外此未發而存矣然則以變化氣質之道謂在

未發涵養則可以纔有一刻未發便謂氣質純善則決不可氣質純善當言於靜無不中動無不和之時豈可遽言於一時中一事和者哉彼所謂未發氣質純善者蓋有見乎未發之際虛明湛寂之妙而不知其虛明湛寂之中煞有偏全強弱之不齊者也卽其虛明湛寂之中而單指其理則謂大本之性以其偏全強弱之不齊而兼指理氣則謂氣質之性比其性無兩體而兼指者亦不害於單指者也虛明湛寂如鏡之光明偏全強弱如鏡鐵之有精粗若見其鏡之光明而便謂鏡鐵無精粗之不同又謂鏡鐵與光明

為二物則其果成說乎○朱子初年以復卦當未發
或問以坤卦當之以復卦爲比者爲非此當爲正論
盖未發當作如何求以冥然無覺爲未發則冥然無
覺是昏氣用事不可謂未發也以有所知覺爲未發
則有所知覺已涉思慮亦不可謂未發也然則至虛
至靜之中但有能知能覺者在而無所知所覺之事
此一番時節政爲未發也至虛至靜乃純坤之象而
能知能覺者在卽純坤不爲無陽之象也若復之一
陽已動而天地生物之心端倪可見者在人心卽爲
一念初萌之象雖未著於外盖已動於中矣安得以

是爲未發之象也坤復二卦幷當未發固已嫌於未
發之有兩境界而朱子亦何以復卦爲比者直以爲
不可哉○未發之說雖發於子思然孔子曾孟亦皆
有是意特子思明言之耳孔子曰敬以直內內直則
未發矣大學曰正心心正則未發矣孟子曰平朝之
氣平朝之氣卽未與物接虛明之時亦未發也孔子
曾子以未發工夫而言孟子以未發地頭而言子思
直指其未發而言聖賢相傳之指微矣此章句以正
心釋致中而正心章句山木章註又皆以敬直爲存
心之要朱子發明四聖未發之指而使互相推見者

一原下一本有字

又至矣○章下道之本源出於天以天命言實體備於已以性道言小註說非是本源出於天卽繼善之理而萬物一原矣實體備於已卽成性之體而萬物分殊矣若以人心言則天命之性渾然全具者又是一原喜怒哀樂之情隨感而應者又是分殊也然一性渾然之中五者之目粲然則一原中分殊者具矣喜怒哀樂之情天命之全體流行則分殊中一原者又存矣天命一原處看氣之運萬物分殊處觀理之體則其理亦如此如此推之方見道理縱橫穿穴無所窒礙矣○道之本源出於天是就經文天命之性

一句解說若論極本竆源之道則天地亦出於道道豈有所自出者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道之生天地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卽此章之爲一篇之綱領也其下十章以終此章之義卽此章之爲下十章之綱領也

第二章　承上中和而變和言庸言君子能之而小人反之也

第三章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但小人反之衆人亦不能也

第四章　承上章言道之不行不明由於知愚賢

不肖之過不及蓋言民之所以鮮能者以此也

第五章　承上鮮能知味言不明故不行○或疑

作文之體篇章字句各有律法合字爲句合句爲章

合章爲篇此章之只說一句不當別爲一章此蓋以

詞章之體議聖人之文也亦見之偏也一句爲一章

經傳多有此例論語之君子有教無類孟子之仲尼

不爲已甚皆以一句爲一章則何獨於此而疑之乎

況前後二章皆以子曰起頭而此又著子曰字則固

難附屬於前後而若去此一章則後章獨無所承與

顏淵子路二章各有所承而言者義例不均前章通

言不行不明不統下七章者又不得直爲後章之所
承則此章之别爲一章果可疑乎
第六章　承上不明故不行之意言大舜之知無
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盖承上章而反之也
第七章　承上大知言不行故不明
第八章　承上不行故不明之意言顔淵之行無
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亦承上章而反之也
第九章　幷言知仁勇之事以承上文知仁之說
而起下章勇之意雖以知仁勇幷言大抵皆強之事
也

第十章　承上章強之事言中庸之勇卽上章所謂不可能者也○南方之強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則皆柔弱不勝之事而謂之勝人爲強者盖黃石公書所謂柔能勝剛弱能制強者也老氏之學盖如此凡看道理必幷觀善惡方見得道理親切分明故此章先言二強後言君子之強如孟子論仁義必幷論不仁不義者也

第十一章　通論知仁勇之過不及與聖人之知仁勇盖以總結以上諸章

第十二章　費隱皆形而上之道費底卽是隱底

非有二物也以其用之廣無所不在則謂之費以言體之微不可見聞則謂之隱不可見聞者卽其無所不在者耳或以隱爲道費爲器甚不然若以鳶魚言則鳶魚物也飛躍氣也理之在飛躍上者費也其理之所以然不可見聞者隱也○章句以費之所以然者爲隱讀者不察所以然之意遂以費爲器隱爲道程子曰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這所以然然字指事物所以字是說理此章句所謂所以然三字皆說理然字指用之費所以字指體之隱猶言理之所以如此云爾與程子所謂所以然然字意不同

不可作一般看○夫婦一節與下文修齊治平之事六章相應鳶魚一節與下文鬼神一章相應夫婦一節言道之全體極其廣大而下六章通釋道之全體自修身極於治平鳶魚一節言道之妙用至爲昭著而下鬼神章復釋道之妙用微見不可揜夫婦一節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之所不能極言道之在人事者而下六章皆以人事而言鳶魚一節在上舉一物在下舉一物以見道之在萬物者而下鬼神章又包萬物而言然此大綱說也互言之則鬼神豈在全體之外修齊治平之事豈在妙用之外哉

縱橫推說其義乃盡○語大語小大以全體而言小以一事而言舉全體則極於至大而無外舉一事則入於至小而無間大小以道之隨所在而言非謂道體有大小也○鳶飛魚躍之性即天命之性鳶則必戾乎天而不可以躍淵魚則必躍乎淵而不可以戾天率性之道也此則萬物性道之不同而不害其爲天命率性之本然也若以鳶魚飛躍之性道爲氣質而非本然則子思何以舉此二物以明道體之妙乎蓋萬物皆有本然之性道而隨分發見鳶魚之飛躍是也若鳶之有善飛有不善飛魚之有善躍有不善

躍者乃所謂氣質之性也若以鳶魚之飛躍爲氣質之性而非本然者則是性道之本然物不得與而雖日得之亦無所發見矣豈理也哉○每一大節首一章包節內諸章之意末一章又總結之每一章首一節包章內諸節之意末一節又總結之以此一大節言之則首費隱一章包下文七章之意末問政一章總結上文以終首一章之意又以此一章言之則首一節包下文兩節之意末一節總結上文他皆倣此○或疑費隱之別爲一大節似嫌於他章之無費隱此見甚偏未可以議經傳之至義也吾儒宗指不過

理一分殊而已自其理一而言則六籍無異指自其
分殊而言則隻字各有義故善讀書者逐字各尋其
義而不害爲理一合籍通會其指而不害有分殊且
就此篇言之合而究其爲一則三十三章無非中庸
也亦無非費隱也分而索其爲殊則中庸是一般意
費隱又是一般意也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
平常之意也費隱者其用至廣而其體至微之意也
道體雖本無二其中所該括則至爲廣大有非一言
一字所可盡者故或以中庸言之或以費隱言之以
盡其妙而不害其實體之爲一也釋中庸則以知仁

勇之無過不及爲言釋費隱則以修齊治平之事爲言各舉其義之所當而爲言也隨其所言之不同分爲各節而相承者釋經之法所不容已也若於說中庸處強作費隱說說費隱處強作中庸說則不但當下所說見不得且將幷與那邊所說而失之矣何以盡此道無窮之蘊而見其爲一體之作如何也且前十章只說中庸而不害一篇之爲中庸則後八章只說費隱又何害他章之爲費隱也○此章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其下八章又明此章之意則可見道不可離一句蓋盡中庸一篇之意也章句數數拈

出此一句而於此又言之以原上而包下其指深哉

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一句爲一章之綱伐柯一節以治人而言治人者必自己推之故下節言忠恕己不盡道則無可推故下節又言自責自修之事治人推己自修無非不遠人以爲道者也

第十四章　承上章修身以所居之位而言自身稍放開一步而大抵不離修身之事也

第十五章　舉齊家一事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而所言齊家者承上修身而始推於家也

第十六章　此章之序於此似不與上下文義相

屬而仔細推之則血脉貫通者尤見其至密也○後
三章治國平天下之人卽前三章修身齊家之人也
使是人居是位者天命也而鬼神卽天命之所以行
也是故大舜章首大孝一言實承上十五章父母順
矣之語而及復言天命有德之意意可見矣以大學
序文證之則前三章卽聰明睿智能盡其性之人也
後三章卽爲億兆之君師治而教之之事也此一章
卽天必命之之意也○中庸一書於天下事無不詳
說事鬼神一事不可不言而事鬼神乃上下通行者
故於此言之齊明盛服一節可見其意也○誠爲一

篇之樞紐則前後六章莫非誠之所爲而亦難以逐
章言之也鬼神體物不遺而誠之所發見者故中間
說鬼神以見前後六章鬼神之所體莫非誠之所在
也章內特言誠字意可見矣○前後六章只言費不
言隱故中間說鬼神以明費隱之無二體而鬼神之
妙徧體於六章之事則六章之未嘗無隱仍可見矣
○十二章鳶魚一節言道之妙用昭著又舉鳶魚以
明道之在萬物故此章洋洋如在微之顯誠之不可
掩等說與上下察之語相應而極言道體之妙發見
昭著體物不遺之語與鳶魚字相應而極言道之體

萬物而不遺此一章盖申十二章鳶魚一節之意○
鬼神氣也此章言道之費隱而乃以氣爲言者何也
道妙無形因器而形故卽氣之幽顯以明道之費隱
盖曰鬼神之不見不聞卽道之隱也鬼神之體物如
在卽道之費也云爾所謂卽氣而指理者也是就氣
上見得道之費隱非認氣爲道之費隱也○二氣良
能良能乃以氣之靈處言亦形而下者也朱子答廖
子晦書曰鬼神只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云張子
所謂二氣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朱子之論良能已如
是矣羅整菴又以王陽明良知卽天理之說謂陷於

釋氏之見夫良知良能之語同出於孟子孟子之意雖指其性善發見之自然者然其知其能則固皆以氣之靈覺處言良知非天理則良能亦不可作理字看矣須於良知良能上見得天理發用之妙不可直以良知良能爲理也盖以天理人欲之分言則良知良能固當屬天理若以理氣之分言則良知良能皆氣也而所知所能乃理也○第一節包下文四節而言德字當兼費隱看○第二節兼費隱而包下文二節而言先言體後言用言之序也○第三節釋上文體物不遺之意第四節釋上文不見不聞之意先釋

費後釋隱費而隱之義也○第五節結歸了誠之一
字以見鬼神無非實理之所爲而誠之通萬事萬物
無不在也蓋兼費隱而總結上文
第十七章　大孝二字承上十五章父母順矣之
語而言又承鬼神章而言故章內反復極言天命有
德之意天命有德卽鬼神體物之驗也
第十八章　上章言大德受命之事此章言積累
纘述之事蓋德如大舜則雖在匹夫之賤天必命之
以位德雖不至如舜有積累纘述之功則亦能得位
而治天下也

第十九章　承上制禮之意備言祭祀之禮蓋自上章漸言治天下之政而制禮作樂乃政事之大者喪祭之禮又是制禮之大者故兩章皆以此言至下章始極言爲政之事

第二十章　前章祭祀之禮言事天事地事鬼治人之道而親親貴貴尊賢逮賤長長幼幼之道悉具焉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蓋略備矣故此章復詳說達道達德九經之目極言爲政之事以承上章之說而道之實者至此而極矣爲政之道必以修身爲本故章內以修身爲九經之本而章末又備言誠之之目

自修身而推之於爲政自爲政而復推本於修身反
復詳說其意至矣○親親尊賢等殺知人知天備言
仁義禮智之德與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智之實知斯二者而不
去意同盖篇首天命之性卽仁義禮智之德也故前
大節言知仁勇此章及三十一章備言仁義禮智之
德盖皆所以詳言天命之性之目也或謂知不可以
言智恐未深考乎此也此篇所言之知果皆只言心
之靈覺而不言智之德則天命之性獨闕此智一端
而不言何也或說以爲知覺氣之靈智則性之貞豈

可以氣之靈爲性之用盖以知爲智之用猶以愛爲
仁之用以愛爲仁之用者非以愛之氣爲仁之用也
卽愛上指仁之理發見者而謂仁之用也然則以知
爲智之用者亦非以知覺之氣爲智之用也卽乎知
覺上指其智之理發見者而謂智之用也仁爲愛之
理故愛爲仁之用智爲覺之理則覺爲智之用又何
疑乎其以認氣爲理之用欲破以知屬智之說者竊
恐未察於卽氣指理之妙也○章內文義之相屬甚
明而獨天下達道一節似與上一節文義不續然細
推之則實承上知天之語而言達道達德皆天理之

目也○以性之五德配五達道則父子有親仁也君
臣有義義也夫婦有別智也長幼有序禮也朋友有
信信也若又錯而言之則一事之中五者未嘗不皆
具也盖夫婦有別謂各夫其夫各婦其婦而不相混
雜也故屬智世人多以別字爲夫婦相敬之意相敬
之意雖亦包在其中未若不相混雜之爲別之大也
○誠爲一篇之樞紐而自首章至十五章不言誠而
鬼神章始言誠自十七章至前章又不言誠而此章
又言誠盖鬼神章言天地造化功用之大故言誠字
以明天地之化莫非一箇實理之所爲此章言人事

本末內外之全故又言誠字以明人事之全莫非一箇實理之所爲也盖就萬殊處說出一理之妙也嘗與論語一貫說參看

第二十一章　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言體道之人有誠明二者之分也盖上文備言修己治人之道卽所以釋性道敎之精緼此章以下又皆言修己治人之人卽所以著性道敎之實迹也

第二十二章　承上章言天道盡性之仁○此章三性字皆以本性言若是氣質之性則氣質之性亦可盡者乎人物之本性果同而聖人不能使物做人

底事則豈可謂盡物之性乎然則物性雖不同於人亦各有本然可盡之則故聖人隨其不同之分而因其可盡之則處之無不當卽所以盡其性也

第二十三章　承上章言人道之極功亦至於天道

第二十四章　承上章至誠能化言天道前知之智○人心本自虛明則幾之所動宜無不覺而衆人私欲蔽之失其虛明之本體故不能知之惟聖人方寸之間天理純而私意不容故虛明之體無所蔽遮而幾之所動無不先覺聖人所以前知者如此而已

豈如後世所謂讖緯術數之爲者哉

第二十五章　承上章至誠言誠之爲貴而不可不勉○誠者自成言萬物自實其所以爲物之理而後自成其爲物也如鷄司晨犬司盜皆自實其爲鷄犬之理而自成其爲鷄犬也在人能實其心以自實其爲人之理則是爲自成其爲人也若不能實其心以實其爲人之理則便不是自成其爲人而不可謂之人也讀者或以爲萬物得實理以自生其於自字意不察矣○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此言知字卽智也孔門言智皆作知字此盖一字而通用也

於此尤見智知之爲一事而不可離之也

第二十六章　承上章言誠之極功起頭一故字

其意明矣○章内第六節以上以聖人言以下三節

以天地言末一節復合天地聖人而言末節内又以

聖人天地對言而以純亦不已一句復合之言聖人

之德與天爲一亦不已也

第二十七章　承上章極言斯道之大而仍指修

德凝道之方上章以天地之道明聖人之道此章以

聖人之道承天地之道而言聖人天地其道一故也

○洋洋優優二節言道體尊德性一節言修德凝道

之方居上不驕一節言修德凝道之效○尊德性一節以知行之分言之則致廣大盡精微温故知新似當屬道問學極高明道中庸敦厚崇禮似當屬尊德性然上文旣分言道體之大小而尊德性所以極其大道問學所以盡其細然則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大底工夫屬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細底工夫屬道問學更無可疑矣讀者每惑於知行之分而致疑於章句之分屬農巖亦有如此之疑蓋不察於全章通貫之文義也○戒懼愼獨尤菴謂皆當屬尊德性恐亦未然戒懼是存養而極其道體之大

者也慎獨是省察而盡其道體之細者也則戒懼當屬尊德性慎獨當屬道問學無疑矣以中庸崇禮之皆屬道問學推之可見矣○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總結上文居上居下足與足容之意據此之謂一句可見也或曰結上無道默容之意恐失之此詩本爲仲山甫而作則仲山甫果是當無道之時而默容者耶

第二十八章九章　　承上章而分言居上居下之事皆誠之之事也○非天子一節及雖有其德一段應賤而好自專一句而反之雖有其位一段應愚而好自用一句而反之子曰一節應反古之道一段而

反之篇內多言達而在上者之事而此章復言窮而在下者之事君子出處行藏之道於是而盡矣○觀此章所言其戒人者切矣新學後生粗有一知半解而遽欲擅改先正已定之禮國朝通行之制迂儒滯見不達時務而欲一切追復前古之法者可謂不曉此章之指也

第三十章　承上誠之之事極言聖人之德○問政章前三章引大舜文武周公極言聖人治道之大而復以夫子之言終之此前盡性前知至誠章極言聖人天道之至而又以夫子之德終之盖聖人之德

未有盛於夫子者故到底引夫子以明中庸之極功夫子之言政述文武之政此章之贊夫子又稱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又可見其夫子述之之功有倍於作者而所以能集羣聖之大成也○此章以前盡性時措尊德性道問學等語此章以下五德時出經綸立本之說無不與篇首三言相應而每章皆以成德之事言則此一大節之爲著性道敎之實迹者益可信矣○小德全體之分全體者并擧天地萬物之理而言分者就全體中逐一分別而言者也

第三十一章二章　承上章而分言小德大德之

義此篇贊美聖人之德者至此而無以加矣○聰明睿智包下文四德而言卽智之所以包一心之德者也或曰知覺專一心之用而智則居五性之一豈可以專一心之用者偏屬居五性之一者盖智之爲性偏言之則爲是非之理專言之則爲知覺之理未發之前知覺不昧而其理則智也已發之際知覺運用而理之乘夫知覺發見者卽智之用也心之體用不外乎覺之一字而智是覺之理則智之專一心之德又何疑乎且智之包四德猶仁與信之包四德也五行之中水與木土皆能以一氣包五行故其理之爲性

者亦皆以一事包四事也朱子嘗言木爲發生之性而包五行水爲貞靜之體而包五行土又包育之母而包五行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據此則智之能包一心之德不啻明矣况知覺旣以一言包此心體用之全則其所以爲此知覺之理者亦必有可以一言名之者矣不以智名之將以何德名之耶若曰氣則然而理則不然則其果成說乎其大知覺而小智德者可謂不察於理氣無間之妙矣○經綸天下之大經大經乃達道之

有五則似難以大德敦化言然大德雖有五品之殊而其所以經綸之則在於一心卽邵子所謂人於心上起經綸者也一心而經綸天下之道則豈非大德之敦化乎○下章註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者非謂此章聖人之德有加於前章聖人之德也前章以其著於外者言之此章以其存於內者言之自其外而觀之則聖人與天其事殊矣故但曰如之而已自其內而觀之則聖人與天其道一也故直曰其淵其天事之殊者聖人之作止語默人而非天矣道之一者聖人之作止語默渾是天理矣此盖就一人之

身分別內外而言非眞有高下優劣之辨矣○二十
一章以下凡言天道六章言人道五章盡性章以行
而言前知章以知而言天道自誠而明故先言行而
後言知至聖章以德之著於外者言至誠章以道之
存於內者言著於外者易見而存於內者難知故先
言外而後言內中間二章皆引天地以諭聖人而極
其贊歎所以結前二章而起下二章也致曲章言誠
之之極功至於天道以誠之始終而言也自成章言
成己成物以誠之體用而言也人道自明而誠故先
言致曲而後言自成蓋致曲非明善則不能也尊德

性章言誠之之目其下二章言君子之旣誠者能盡居上居下之道蓋天人二意間見層出若無倫序而詳究其緖則天人相仍一串貫通二者分類各自得序於此益見子思用意之深每讀此篇未嘗不有感於良工心獨苦之語若子美者亦可謂能識作者之心也

第三十三章

承上章極言聖人之德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之以極其至蓋誠者旣不可易得而誠之者亦可至於誠故此篇之言終於學而至於聖人之道其誘進學者之意可謂至矣○第一節言立心

之要次二節言工夫次二節言功效末一節極贊至德淵微之妙○朱子曰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又參之章句則首章曰一篇之體要此章曰一篇之要其表裏之意尤可見矣蓋首章自一本而散爲萬殊此章自萬殊而合爲一本始以天字終以天字非惟義理之至亦見文章之妙矣○第一大節言中庸者道之中庸也第二大節言費隱者道之費隱也第三大節言天道人道者體道之人也第

四大節言一篇之要者道之要也三十三章無一字一句不說道道乃此篇之題目也誠又是此道之眞實無妄者而道外更別無誠則誠之爲一篇之樞紐益信矣

饒王說辨

饒氏不從朱子中庸分節之意自以己意更定以首章爲第一大節自第二章至十一章爲第二大節自十二章至十九章爲第三大節自二十章至二十六章爲第四大節自二十七章至三十二章爲第五大節以末章爲第六大節其以首章獨爲一節者似看

得於首章爲一篇綱領之意而第二章以下不以首
章中和爲首則所謂中庸者㝡然無來歷不免爲無
頭之節中和中庸各爲一節又不免於疊牀而架屋
矣豈若朱子之說既以首章爲一篇之體要而又以
爲下十一章之綱領爲兩義俱全者哉以哀公問政
章別爲一節之首既不得與大舜文武諸章皆言治
平之事者以類相從而二十一章以下又無爲政之
意則上失其類下無所比又不成文理矣大哉聖人
之道一節實承上章天地之道爲言而自此以下諸
章所言入德成德之事亦未見其與前六章有異義

則別爲一節亦未知其何所當也王氏以爲中庸古有二篇誠明當爲綱不當爲目要定中庸誠明爲兩篇各十一章今不見其書固未知爲說之如何而獨其名篇之義以究之則亦可見其分裂之大意也子思以中庸二字揭爲一篇之名朱子雖以中庸爲第一大節而於首章則曰一篇之體要末章則曰中庸之極功是盖以中庸二字蔽盡一篇之義也豈可劃分爲一半篇章之指乎所謂誠者亦實理而已旣謂之實理則三十三章之說無非實理之所在一有非誠則皆爲虛文矣故朱子於二十章曰所謂誠者實

此篇之樞紐也又豈可以劃分爲一半篇章之目也今以中庸誠明分爲兩篇中而不通於誠則中爲虛名而不可謂中也誠而不通於中則誠爲偏物而亦不可謂誠矣朱子聖人也聖人之言聖人不易則是豈饒王諸儒所敢議到者哉況其爲說又如是淺陋可笑則其於聖賢傳心之法會極歸極之指曷足與知哉徒自陷於吳楚僭王之誅耳良可惜哉一唱於前和之者繼起我東之人自權湯村以來變易章句務立新說者又非一二人而止則饒王二氏又安得免作俑之罪也然所不可議而議之則其見必暗所

不可改而改之則其說必謬此理勢之自然也故以饒之精王之博猶不免於淺陋可笑則況其下者又何足多辨玆不復泚筆焉更考中庸讀法朱子說分六節亦如饒說然既與章句不同則似是已棄之論今當以章句爲正

小註

序　勿齋程氏曰虛靈體知覺用　虛靈知覺體用之說已見上○格菴趙氏曰知是識止所以然趙氏專以此知覺爲精深者固已偏矣栗谷又欲專以粗淺者言退溪又以趙氏說爲是恐當兼淺深精粗看此所謂知覺者即人心道心之謂也知寒暖識

飢飽固是人心之粗淺者而識其所當然悟其所以
然又豈外於道心之精微者乎專以粗淺言則遺道
心也專以精微言則遺人心也恐不可執一而廢二
也○雲峯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上言之人心道
心皆在氣用事時方分氣用事以前則人心道心之
名俱無矣人心傍因形氣之私而發故曰生道心直
自性命之正而發故曰原胡氏之說似以人心道心
作先後看又以人心之發專屬氣之用事道心之發
專屬理之不雜乎氣者判理氣而二之恐未安栗谷
先生以人心爲氣用事道心爲氣不用事專以氣用

事爲不好底恐亦未安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故所以有善而無惡對此而言則已發之爲氣用事可知而氣用事之有善有惡又可見矣蓋理無造作而氣有造作故以其造作而謂之用事也若以氣用事專作不好看則道心獨非氣之造作者而人心之以善發出者亦可謂不好底乎○新安陳氏曰云云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云者語似未瑩若改之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之發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之根故曰原則庶乎可矣○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止微而難見　許氏以人心爲氣

發以道心爲理發而又以道心爲存乎人心之中此
以人心道心分作理氣看而後來互發之說皆原於
此讀者不可不辨也○陳氏曰人心道心止別識之
二者雜於方寸者謂二者皆出於心而迭相發見
故謂之雜於方寸之間非如理氣相雜之云也陳氏
以爲是非判然不相交涉云者似以人心道心看作
理氣之相雜而退溪亦因陳說以爲二者之發必相
須而不能相捨則恐非朱子之指也二者有判然不
相交涉者如食色之心與見入井惻隱過宗廟恭敬
之心是也有相交涉者飮食男女之心得正而人心

卽道心者是也雖曰相涉其意自別於理氣相須之
說也○雲峯胡氏曰本心之正卽上文所謂原於性
命之正者　胡氏此說極精孟子所謂本心以仁義
之心言也此序所謂本心以道義之心言也然則本
心云者皆主性命之理而言也若遺性命則便入於
釋氏靈覺之心可善可惡者矣儒釋之辨正在於此
故朱子行狀辨當時學者流於釋氏之見以爲守虛
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其說可謂剖判至明也今之
學者有以靈覺之妙爲本然之心而具得本然之性
血氣之稟爲氣質之心而具得氣質之性以心爲有

二副而性爲有二體者旣全失儒家宗指而所謂本心者又專捨性命而爲言則却只是釋氏本來面目豈不謬哉

第一章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止一箇原頭此言萬物之性同得於天故謂之一原非謂萬物所得之性皆同也盖在天謂命在物謂性界分自別故對言之則謂之命同而性不同可也朱子曰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萬物已得之後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謂之性同而命不同亦可也程子曰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天所賦物所受只是一理故合言之則謂之命同而性亦同可也

謂之命不同而性亦不同亦可也蓋自理之本體而
觀之則性命皆全自理之乘氣而觀之則性命皆有
偏全全者所以同也有偏全者所以不同也如是推
之然後性命之說可究矣○西山眞氏曰朱子於告
子生之謂性章止一而已矣生之謂性告子之言
而孟子之所辨也若孟子所謂性則以理言之也故
輯註特以性氣二字分別孟子告子言性之不同其
指不啻八字打開矣西山乃以生之謂性爲孟子所
言朱子所釋之性則其謬誤殆有甚於倒朔南而換冥
昭矣且孟子之言性善實本於子思此章之指而謂

有不同則又誤之甚者盖此章人物所率之性非孟
子所謂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而果何性哉○雲峯
胡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止一太極也辨疑云云
仲尼子思所言道字雖是一物事而所就而言則亦
自不同一陰一陽之道兼陰陽而言謂之統體太極
可也率性之道是事事物物各具是道也謂之各具
太極可也盖就易而論之以一陰一陽之道對繼善
成性而言則一陰一陽之道是統體也繼善成性之
理分屬陰陽者是各具也又以繼善成性自相對言
則繼善屬天道流行而於人於物理未有偏則又是

各具中之爲統體者也成性屬人物稟受而爲人爲
物理已有定則又是各具中之爲各具者也就此章
而論之以天命率性直對說則天命之性萬理渾具
者是統體也率性之道隨事著見者是各具也又以
天命率性橫對說則靜而性之體具動而道之用行
者又是各具而一理貫通無內外無先後者又是統
體也又以易與此章合而論之則天命之性卽成之
者性也率性之道卽繼之者善也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之中卽一陰一陽之道也如是推之然後統體各
具之義方見其盡矣胡氏又言易之先言道後言性

以其道之爲統體此章之先言性後言道以其道之
爲各具也則恐未察乎性道二字之名義性道之理
一也而以其流行而謂之道以其定體而謂之性一
陰一陽理之流行故謂之道成之者性理之已立故
謂之性天命率性其意亦同易先言流行而後言定
體故先言道後言性此章先言定體而後言流行故
先言性後言道非以統體各具之有先後而言也辨
疑言統體各具不可分先後者恐亦推之未盡也就
天道流行而論統體各具則陰陽各一太極而統體
者又不外於陰陽之中矣就萬物化生而論統體各

具則萬物各一太極而統體者又不外於萬物之中矣此統體各具之無先後也然以天道萬物人心已發未發對言則天道流行是統體而萬物各正性命是各具也人心未發而一性渾具者是統體而已發而萬事各止其所者是各具也此則統體各具又有先後也大抵義理無窮包括極大而條理至精不可以亂故苟不縱横推見而四方八面都盡則何以通其說哉○雲峯胡氏曰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卽時中之中也 率性之道卽時中之中也自情之和者而謂之道自君子之情之和者無時不然而謂之時

中品節者節所以求得夫時中者也若以品節爲時中則所謂時中者乃工夫之目而非天理之本然也且子思所取名篇中字之義乃兼教字而遺却無過不及之中也豈其然哉○新安陳氏曰元本 止 尤爲明備 既曰豈率性之謂云則其爲外物而非道也意已在其中矣何待兩句兼存而後爲明備哉恐徒見其爲疊牀而冗長耳○戒愼恐懼辨疑戒愼恐懼通動靜說愼獨專以動處說 戒懼固當通動靜說又當專就靜處說蓋君子修己之功自其有睹有聞之時已自戒懼以至於無睹無聞之時亦不敢忽而

無時不戒懼也不成只於不睹不聞之時戒懼而有睹有聞處却不戒懼也此戒懼之所以通貫動靜而無時不然也若只指其不睹不聞時戒懼而與愼獨之加謹於動處者對言則戒懼又自分爲靜時工夫故章句兼此兩意而釋之詳見上○朱子曰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　若只以喜怒哀樂言則不睹不聞固是喜怒哀樂未發處若以昏昧散亂者言則不睹不聞之時亦容有昏昧散亂之失矣在聖賢則喜怒哀樂未發固是爲未發之中而在衆人則雖無喜怒哀樂之發亦不能無昏昧散亂之失

而不得爲未發矣盖以人心天理本然之正言之則
不睹不聞固爲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喜怒哀樂之未
發固爲中故子思以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中朱子以
不睹不聞爲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姑以本正者而言
耳在常人則未必能然矣學者當於不睹不聞時喜
怒哀樂未發處又須察其有昏昧散亂之失而敬以
直之以求至乎眞箇未發矣不可但恃其有不睹不
聞之時喜怒哀樂之未發便認以爲眞箇未發境界
而大本之已立也或曰然則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當專在聖賢分上而常人則不能與耶曰聖

賢只道其常固不暇語其反常者而又有所不可盡
而論之者常人亦固有喜怒哀樂未發便爲中之時
而但不能如聖人之必然也且子思之論中和存上
戒懼慎獨而言則毋論人之有聖凡中之有久速而
其所以爲中者要皆以敬致之固未有以不敬而致
之者也然則戒懼慎獨旣敬而後喜怒哀樂未發又
豈或有不中者哉○雙峯饒氏曰子思云云 上皆是此
道辨疑云云 饒氏說退溪分解雖似至矣終是可
疑或者又引朱子說以證饒氏恐亦未察朱子說語
雖似同意實不然朱子以不可須臾離爲道之廣大

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道之精密者此謂須臾之頃隱微之間皆道之所存云爾非以須臾與隱微爲道也若饒氏直以隱微顯見爲道則豈可援附於朱子說耶(雙峯饒氏曰大學只言愼獨上做工夫辨疑云云 饒氏說非是大學正心當戒懼之功者果谷說恐不可易退溪說恐有所不敢曉 正心章註察字察其不正之病也敬字存字正之之事也敬而存之卽所以正其心則正其心者非戒懼之功而何傳文二節雖皆言心不正之病然反以結之曰在正其心則何謂戒懼之功在不言中耶傳者只言正其心

而不言所以正之之術故章句雖言敬字存字以補之而所謂敬所謂存者亦只就正字上推出來耳豈於正心之外別有所謂敬與存者耶以此觀之則此章之當屬戒懼而大學之未嘗無靜處工夫者不啻明矣朱子說古人涵養本源小學已至大學直以格致爲先云者此亦大綱說也學問之道當以收斂爲先而大學之功實承小學之後故直以格致爲第一工夫也非謂一入大學之後便不復有靜存之事也學者若因朱子此言而十五以上纔過小學者便自謂涵養已至只就動處做零碎工夫而曰我爲大學

之事云爾則豈不爲學問之大害而朱子之目恐不
覩於千古矣又謂大學雖不言戒懼而有曰顧諟曰
敬止則其中自兼戒懼云者恐亦推之未盡也釋綱
領略說處猶自兼戒懼則釋條目細說處何反不言
戒懼耶且綱領條目工夫其事一也則又豈言於彼
而不言於此哉○雲峯胡氏曰天命謂性 上 道之用
天命之性道之體也率性之道道之用也修道之
敎所以立其體而行其用者也道之體用天理之自
然者也敎之修爲人事之求道者也道爲所而敎爲
能若以敎爲道則是認能爲所而道却因人方有也

其可乎○問寂然木石感通馳騖止朱子曰是寂
然則未發而大本立矣非木石也感通則中節而達
道行矣非馳騖也朱子嘗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
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曰感而遂通
唯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以此揆之則此問非是而
先生是之恐偶未覺耳○北溪陳氏曰情之中節止
物欲而動　情之善惡無非性之發但因氣質有淸
濁所感有邪正而其發有善惡耳若曰情之善者發
於性而惡者只由於外感則是性外有物矣陳說恐
未瑩○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止謂之和矣　饒

說盖本於子思皆之一字而實有所未察於子思之
指矣子思之言盖舉全體而言和之極也非謂四者
中一有不中而他情之正者亦不得謂和也四者之
中一有不中而他情之正者亦不得謂和則除聖人
情無不中者外賢者以下皆不得與於達道矣其可
乎○陳氏曰致中卽天命之性 止亦在其中矣 栗
谷已辨之○存養辨疑云云 存養單言則固兼動
靜孟子所謂存養是也與省察對言則專屬於靜此
註所謂存養是也○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
命之性退溪云云 大本卽性也謂大本原於天命

則可謂原於性則決不可矣○去外誘之私止之和
也　去外誘兼戒懼慎獨而言充本善兼大本達道
而言陳氏專以慎獨釋去外誘未盡矣
第二章　蔡氏曰此章上二句止釋孔子之言
二節皆孔子之言下一節若是子思之言章句當辨
之如二十八章之例矣○新安陳氏曰無忌憚無忌
止恐懼反　忌憚二字未見其有不同豈無憚甚於
無忌恐懼重於戒慎故云耶○雙峯饒氏曰中庸者
道之準的止之方也　栗谷已辨之退溪分解之說
終有所未敢曉

第十章　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止是亦強也
陳氏未察於章句勝字訓強之義也○雙峯饒氏曰
四者亦有次第云云　栗谷已辨之
第十一章　雙峯饒氏曰既曰君子止能之　辨
疑已辨其非○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止裕如也
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三句通釋依乎中庸不見知
不悔二句蓋曰依乎中庸不見知不悔卽聖人仁知
之至而不賴勇而裕如也云爾陳說可疑蓋學者之
知仁勇勇在仁知之外仁知須是得勇而強之方能
到極處聖人之知仁勇勇在仁知之中不待強之而

仁知自到極處知生知安行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仁在知外也

第十二章　語大語小退溪曰道無限量道無形樣無限量解大字無間然無無形樣解小字恐未安章句其大無外其小無内本出莊周語二十七章章句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亦因莊周以無厚入有間之語而飜作入無間凡物雖小猶可破作兩段者以其有間隙可著得一物故可破作兩段也若曰無内無間則是至爲眇小更無間隙可著得物故不容分破耳盖言道之大者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限量故

雖極天下之力莫能容載其小者入於絲毫眇忽裏去無有間隙故雖極天下之巧莫能分破也無內無間與無形意不同無形隱而莫之見者也若以小爲無形則是小者爲道之隱而不可謂費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止不均者　與或問說不同辨疑已言之○朱子曰鳶飛魚躍費也　此語當活看盖指鳶則必飛魚則必躍當然之理而言也非指鳶魚之物飛躍之氣而謂之費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道止非有二也退溪云云　胡說終涉破碎支離若以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對言則似若可以隱與費分

屬然道字本自兼費隱不必拖帶性字說然後可言隱也中庸言道字固後於性字矣若自一陰一陽處言則成性之前已有道之名矣此道字亦可引拽性字來說合然後見其爲隱耶故朱子曰中是隱和亦兼費隱何嘗牽拽中字以說和字分上隱耶且性字就一物上言則固專爲隱矣若遍萬物言則萬物之各正性命者又是費也此處又豈借說道字然後爲費耶盖理無所不在而亦不可見聞性道之無所不在者是其用之費也不可見聞者是其體之隱也性非不足於費而必借道字以足其費也道非不足於

隱而必借性字以足其隱也而況性者道之立道者性之行而非二物也若言性必借道字以明其費言道必借性字以明其隱則是殆不免於以性道爲二物而費隱爲兩體也○造端乎夫婦辨疑云云 夫婦之愚所知所能者卽不過於夫婦居室之間事耳故章句於第二節以夫婦居室之間解夫婦之愚所知所能而又以末節造端夫婦爲結上文其指明矣蓋末節總擧道之所在極其遠近大小而言也非言工夫次第也讀者多看作工夫故有疑於上文之結也○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止士庶人是也 中和

言道之體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也中庸又添一庸字以明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爲平常也費隱言道之用至廣而其體至微也始言中和道之具於人心也此言費隱道之察乎天地也具於人心則道之爲物不外於吾身而不可離也察乎天地則身之所處不外於道而不可離也中和之極功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亦察乎天地之意而語猶略矣故於此章又言費隱而其下八章詳說修齊治平之事極言道之至廣而不可離此章句所以斷然以此章爲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者也饒氏說語甚支離未見其肯

發明於章句之指故略辨之又曰以下栗谷先生辨之已詳玆不復云

第十三章　東陽許氏曰人之爲道止謂之道人之爲道不可以爲道兩爲道意同若以下爲道爲字作謂字意看則與上爲道之意不同上下二句之間不應立語之同而命意之遽異也章句曰若爲道者曰非所以爲道其指人之爲道而言語意尤明許說恐非經文之意○蒙齋袁氏曰云云　栗谷已辨其失而以則取則之語尤不可曉○雙峯饒氏曰道是天理止其理甚明退溪云云　二十章章句曰誠

者天道之自然也誠之者人事之當然也語類曰仁是道忠恕是學者下工夫處蓋道者是天理自有之則忠恕是學者誠之之功則以道爲天理忠恕爲人事恐無不可但以道不遠人忠恕違道不遠合而論之則失之矣道不遠人天理之本具於人事也忠恕違道不遠人功之可至於天理也彼道不遠人以天理人事無彼此而言也此違道不遠以天理人事有階級而言也

第十五章　東陽許氏曰引詩本是譬諭　此舉齊家一事以爲進道之凡例如十二章舉鳶魚以該

萬物也本非假借而譬諭之也
第十六章　百物之精辨疑云云　百物通人物而言禽獸之爛死腥穢之氣觸人草木之腐朽香腐之臭亦聞此豈無氣之發揚者耶但其氣甚微不如人之氣正而著者耳○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止所謂誠也　此與章句以性情功效釋德字不同辨疑亦言之矣
第十八章　山陰陸氏曰不言追王文王者追王之意文王與焉　章句言推文武之意及於王迹之所起又推大王王季之意及於無窮者盖據文王既

受追王之典度其心必欲追及於王迹之所起據大王王季既享天子之祀禮度其心又欲追及於無窮故曰推文武之意而追王大王王季又追大王王季之意而上祀先公天子之禮云爾非謂文王在時已有追王之意大王王季在時已有追祀天子之禮之意也經不言追王文王者武王在時已追王文王而未及於大王王季故至周公時始皆追王耳成文武之德者周之有天下雖在於武王之滅殷而其基業則已隆於文王之時故論其有天下之功德必幷文武而稱之也非以追王之意歸之於文王而至是方

成之言也若使文王在時已有滅殷自王之意則豈所以爲聖人哉○推己及人尤菴先生謂指周公恐未然周之制禮者是周公故註曰此言周公事祭制禮本是天子之事而其用自天子出故所謂推己及人以天子而言也盖天子先行喪祭之禮而推之以及天下也故曰推己及人

第十九章　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止天子之孝是也　饒氏說與章句不同亦可以備一說也

第二十章　新安倪氏曰此仁字止可見矣　倪氏以修道以仁之仁爲專言之仁以仁者人也之仁

爲偏言之仁者大綱說也若就仁者人也一段言則
仁者人也統言仁之理是專言也親親爲大就人理
中指此爲大是偏言者也故章句曰具此生理是解
仁者人也而謂之生理則全矣惻怛慈愛是解親親
而謂之慈愛則偏矣然合而言之曰具此生理自然
便有惻怛慈愛云則所謂專言者實不離於偏言之
一事矣○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 止 勇之勇也 安
行者仁之仁利行者知之仁語意差互當曰安行者
知之仁利行者仁之仁也

第二十一章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

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
首章性字以人所同稟而言本然之性也此章性
字以聖人獨全而言氣質之性也首章教字以聖人
立教而言教之事也此章教字以賢人由教而言學
之事也此其不同者也然聖人所全之性卽人所同
稟之性也賢人所由之教卽聖人所立之教也其實
亦非有兩事也孟子堯舜性之也堯舜性者也通書
性焉安焉之謂聖三性字義同而朱子註說皆以聖
人所獨者而釋之則是皆以氣質所稟而言也若性
之本然則豈有聖凡之不同哉

第二十五章　朱子說三段胡氏說一段說誠者自成與章句或問不同讀者當辨之自來讀者皆以自成爲稟命時自然生成者而不知其爲有生後自力成就者盖不察乎經文兩自成字同一義也

第二十七章　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謂存心是力行工夫云云　自來讀者皆以力行屬存心固非矣胡氏辨之當矣而又以力行屬致知則又不免於矯枉過直矣此章之指存心致知相對爲兩端而力行之功通屬二者觀於敦厚崇禮一句尤明矣○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黙容　已見上

第三十章　内外本末北溪潛室雲峯說　内以存於心者言外以見於行者言本言其大而精者末言其小而粗者四字各是一義諸儒之說皆以内爲本外爲末約四字爲兩箇非無此理恐非此章句之指也

經義記聞錄卷第二